

文選

書



文選卷第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鳥獸下

顏延年赭白馬賦并序

鮑明遠舞鶴賦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

鳥獸

赭白馬賦

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毛曰駮彤赤也即赭白也

頽延年

沈約宋書曰頽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

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軍參軍後為祕書監太常卒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

論語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豈不以周禮曰九馬八尺已上為龍

國尚威容軍馱

音伏趨迅而已傳玄乘輿馬賦曰用之軍馱

其德武耀其威使中丞昭君

曰騰雪隱天山崩風盪河

澳朔障裂寒霜冰原嘶代馱顏瘦同時未詳所見毛詩曰

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叶甲圖

均曰稷側也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是以語崇其靈世榮

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

沈約宋書曰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彭城縣人後封宋土受晉禪

五方率職四隩入貢

禮記曰中國蠻夷戎狄五方之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

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可居四隩四方之隱處也漢書曰古者諸侯以時入貢

祕寶盈於王府文

駟列乎華廐

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尚書曰王府則有周禮曰犬戎文馬赤鬣白身左氏傳曰

宋人以馬百駟贖華

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

帝心用錫聖阜

潘安仁曼侯湛詩曰妙簡邦良論語曰簡在帝心崔駰武賦曰假皇天兮簡帝心用

錫見下文司馬彪也服御順志馳驟合度

韓子曰造父御駟

莊子注曰阜擲也

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

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

於馬者轡策制之

其儀襲養兼年恩隱周溼賈逵國語注曰襲受也周禮曰

秘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而者之外卑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編之歲老氣殫斃于內棧呂氏春秋曰殫盡也棧樞也

上仁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

東帛而贖之長揚賦曰白上仁者不為也乃詔陪侍奉廷中

百末臣庸敢同獻賦其辭曰崔瑗胡公碑曰唯我末臣頑蔽無聞

維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隆武

帝第三子也烈業也自武至文武義粵其肅陳文教迄已

優洽羽獵賦曰武義勳於南鄰尚書曰秦階之平可升與

王之軌可接秦階已見上國語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

往牒兩都賦序曰國家之遺美西京賦曰學乎舊史氏方

牒也昔帝軒陟位飛黃服阜春秋命曆序曰帝軒受圖維

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阜高誘曰后唐膺籙赤文

飛黃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也漢道亨而天驥呈

候日后唐謂堯也膺籙已見東京賦亦漢道亨而天驥呈

才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漢

有暴利長武帝時遭刑也田燉煌界數於水旁見羣野馬

於水旁後馬馱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魏德楹而

擇馬効質說文曰耕盛也魏志曰文帝黃初中伊逸倫之

妙足自前代而間出公孫弘贊曰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

乎司律瑞典吐圖也作天馬歌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

躡魯靈光殿賦曰又似帝室之威神漢儀曰皇帝輦動精

曜協從靈物咸秩協合也論語撰考識曰下學上達知我

又曰咸秩無文秩序也暨明命之初基磬九區而率順爾雅曰暨及

祖也九區九服也尚書伊尹曰先王故設天之有肆險以

稟朔或踰遠而納賚肆險入慕化也長揚賦曰故平不肆

行者必以賚蒼頡篇曰賚聞王會之阜昌知函含夏之充

財貨也說文曰賚會禮也物阜盛也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既成大會

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服度曰函諸夏也漢書郊祀歌曰敷華就實既阜既昌揚

賢掩亡戎而得駿服取賢善之馬也周禮曰王畿外侯

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

謂之四海郭璞曰七戎在西北乘騁華馱之駮輪躡虛騰雲

帝誅曰先皇嘉其詔受洪胤故能代駮象輿歷配鈎陳鄭玄曰駮韓子

曰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駕象車張揖曰德流則山出象車

山之精瑞也上林賦曰象輿嬋於西清鈎陳已見上文

齒筭延長聲價隆振鄭玄儀禮注曰筭數也風

蕃錫留皇情而驟進祖高祖也皇文帝也徒觀其附筋樹

骨垂稍植髮相馬經曰良馬可以筋骨相也稍尾之垂者

曰蒼蠅託驥之髮也傳玄乘輿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馬賦曰頭似削成尾如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目成人者行千里注云成人者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言

目中清明如鏡或云兩目中央旋毛為鏡權頰權也相馬

經曰頰欲圓如懸壁因謂之雙壁其盈滿如異體峯生殊

相逸發峯生若山超據絕夫塵轍驅禱迅於滅沒劉歆遂

馬龍騰以超擣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之

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作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

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天下之馬也李尤馬鞍

銘曰驅騫馳逐騰踊覆踐簡偉塞門獻狀絳闕有塞紫塞也

賦曰魏魏絳闕旦刷幽燕畫秣荆越賦曰刷馬江州毛詩

舉孝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國語魏文公曰王其監農惟

帝惟祖爰游爰豫豫益子曰一游一飛輶軒以成道環轂騎

而清路輶輕也只都賦曰輶軒蓼擾駭騎煇煌杜篤迎鍾

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鸞以節步漢書王尋勅諸營皆按部

兼飾舟艘倚瓠切金組二甲也蔡雍女琰詩曰卓衆來東

甲以組為甲也舟艘二色寶鉸星纏鏤章霞布章采文也

也郭璞山海經曰艘黝屬寶鉸星纏鏤章霞布章采文也

袁宏耐宴賦曰進迫遮迺却屬輦輅出亮真伺非常謂之

渡迺漢書音義晉欵聳擢以鴻驚時濩略而龍翥京賦注

曰欵忽也說文曰欵有所吹起也傳玄乘輿馬賦曰形便

飛燕勢越驚鴻甘泉賦曰迺獲畧綏綦張景陽七命曰蚪

超龍翥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既畢先輅乃發

至於露滋月肅霜矣秋登爾雅曰孟秋之月天地始肅王

于興言闡肆威稜威稜愴乎鄰國又曰興言出宿聲類曰

闡大開也賈逵國臨廣望坐百層地理書洛陽故宮曰廣

曰鴻臺百層料武藝品驍騰賦曰料量也夏侯惇射

千雲參差流藻周施和鈴重設馳射賦曰藻飾齊明和

見上 矚影高鳴將超中折相馬經曰馬有矚影而視者分馳迥場角壯

永埒南都賦曰群士放逐馳手沙場別輩越群絢縣練復

絕絢練疾貌也捷趨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廣雅曰蹻

疾故加捷促也應場馳射賦曰槍動鼓震讚聲雷潰魏畧

司馬景王與許允書 經玄蹄而電散歷素支而冰裂玄蹄

也素支月支也皆射帖名也言馬既良射者亦中故玄蹄

電散素支冰裂也邶鄆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二枚

馬蹄三 膺門沫赭汗溝走血相馬經曰膺門欲開汗溝欲

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露濡也流 踠迹迴唐畜怒未洩

沫如赭也如淳曰沫或作類音悔 乾心降而微怡

方言曰洩歇也南都賦曰收歡命駕分背 乾心降而微怡

迴唐東都主人曰馬踠餘足士怒未洩 奸變之態既畢凌

都人仰而朋悅乾喻文帝也周易曰乾奸變之態既畢凌

遽之氣方屬凌遽已見西京賦鄭踠鑣轡之牽制隘通都

之圈束字林曰踠踠行不申也得通都馳騁猶為圈束

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蹠足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

馬後更名西極馬鄒陽上書曰交龍驤首曹顏素感馬賦

曰胡馬仰朔雲越鳥巢南樹又園棊賦曰良馬蹠足

結將使紫燕駢衡綠蛇衛轂子子曰我御而民治則馬行

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衡車衡也尚書中 織驪接趾秀

侯曰龍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而綠地也 織驪接趾秀

騏齊子李斯上書曰乘織驪之馬子子曰馬有秀鬃覲王

母於崑崙墟帝臺於宣嶽史記曰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

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見王母樂之忘歸列仙傳西王母

在崑崙山山海經曰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觸百神也郭

璞曰帝臺神人名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司馬相

山海經有宣山

賦曰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列子曰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其國乘空如履實山谷而不躓其步神行而已轅迹穆正也見下文軌躅然而盤于遊畋作鏡前王尚書曰文王不巳見魏都賦

子口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鏡肆於人上取悔義方也左氏傳師曠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甚矣豈使一人肆於人上杜預曰肆恣也庾元規表曰為國取悔左氏傳石碣曰臣聞愛子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孔叢子曰孔子歌教之義方

泰山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王逸荔枝賦鑒武穆憲文曰裝不及解許植淮南子注曰裝束也

光左氏傳左尹子華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賈捐之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奮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乃還其馬東觀漢記光武紀振民隱脩國章小雅曰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駕鼓車

隱救也周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戎出家之敗御惕飛鳥之隱而除其害常昭曰隱痛也

時衡發也蘇伏溝中王子期齊轡策而進之虞突出於溝中馬驚敗駕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時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躓於乘傷帝左股案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太山至滎陽有鳥鳴輒中郎將王吉引弓射殺之將以示帝曰鳥鳴輒擊弓射洞肖朕陛下壽萬歲臣受二十石乃賜帛二百匹東觀漢記朱勃上故書理馬接曰飛鳥時衡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故

祇慎乎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敬慎乎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人之倏忽王弼周易注曰

可以不敗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賦重輪已見東京賦漢書曰夫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處以濯龍之輿委以紅粟之秩盧植已應劭曰泛覆也

詔給濯龍廐馬三百匹鄭玄尚書注曰輿內也廣雅曰委累也言累加之也鄭玄周禮注曰秩祿廩也紅粟已見吳

都服養知仁從老得卒鷦鷯賦曰屈猛志以服養嵇康養賦服養知仁從老得卒

加弊惟收仆質禮記孔子曰弊帷天情周皇恩畢魏都賦曰皇恩

加弊惟收仆質不奔為埋馬也

禮記孔子曰弊帷天情周皇恩畢

魏都賦曰皇恩

曰皇恩

曰皇恩

曰皇恩

曰皇恩

曰皇恩

曰皇恩

曰皇恩

曰皇恩

曰皇恩

曰皇恩

曰皇恩

曰皇恩

曰皇恩

曰皇恩

曰皇恩

曰皇恩

純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

尚書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春

物乃下於時駟駿充階街

佳兮說文曰駟壯也言駟駿之

楚辭注曰駟駿馬名也

稟靈月駟祖雲螭兮

春秋考異記云地生月精

為馬漢書曰漢中星為大駟黃伯仁龍馬賦曰資玄螭

非我駕雄

志倜儻精權奇兮

漢書天馬歌曰志倜儻精既剛且淑服

鞿韉兮

周禮曰師曠見太子太子脩姁以鞿韉兮王逸曰韉之

在口曰韉絡

效足中黃殉驅馳兮

曹植與陳琳書曰駿馱不常安應良御而効足

漢書舊儀曰中黃門駟馬又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

願終

惠養陰本枝兮

漢書疎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竟先朝露

長委離兮

朝露至危而又先之言甚速也漢書李陵謂蘇

露楚詞曰遂萎絕而離異札註曰哲人其萎乎家語為委萎與委古字通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

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公

學仙於子晉得其文藏於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公採藥

得之遂傳於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精火數七

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而色

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二年頭赤七年飛薄雲漢又

七年學舞復七年應郎書夜十二年鳴雌相見目精不轉孕

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汚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孕

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短柄於

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驎也隆鼻短口則少

前垂後則善舞洪解纖趾則能行

鍾浮曠之藻質抱清

迥之明心曹植九詠章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

崑閬皆市日域以迴鶻窮天步而高尋相鶴經曰一舉千里不崇朝而徧四

方者也長楊賦曰東震日域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古詩曰粲粲光天步然文雖出彼而意並殊不以文害意也

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一舉千里故云既遠精舍

舟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相鶴經曰露目引負吭之纖婉

頓脩趾之洪媵阮已見吳都賦相鶴經曰高脚踈疊霜毛

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閔鴻羽扇賦曰同鱗素於凝霜江

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十洲記曰鐘山在北海之中地

頃畝也穆天子傳曰大厭江海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

子觴王母于瑤池之上厭江海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序

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岑歲

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廣雅曰崢嶸高兒歲之將盡

憐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

記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涼沙振野箕風動天易卦通驗曰巽氣至則

失其行離於箕者風易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

滿羣山海賦曰羣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廣雅曰星翻

漢迴曉月將落魏文帝有詩曰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

遠漠漢已見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傳休奕雜詩

光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機嘆曰欲聞華亭鶴唳

不可復得力計切丹墀已見魏都賦相鶴經云始連軒以

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學舞又七年舞應節

鳳蹠終宛轉而龍躍善飛尚書曰鳥獸蹠蹠龍躍已見吳

賦躑躅徘徊振迅騰摧或摧折驚身蓬集矯翅雪飛如蓬

如雪之飛相鶴經曰大離網別赴合緒相依網緒謂舞之

毛落茸毛生色雪白離而別赴或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合而相依

羣飛貌矜顧矜莊相顧也遷延徐退也高唐賦曰逸翻後

塵翺耆先路言飛之疾塵起君鶴之後鶴飛路指會規翔臨

岐短步爾雅曰二達謂之岐郭璞曰岐道傍出態有遺

妍貌無停趣奔機逗徒節角矇代力分形獨赴也說文曰逗

止也角猶競也黃雅曰矇視也長揚緩驚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

交霧凝若無毛質毛羽與煙霧同風去雨還不可談悉風

爭故難悉也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韓詩曰聊樂

神也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星離分散也雲罷俱

持也神女賦曰頽薄怒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

驚思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赫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

心恥左氏傳曰齊侯伐北燕人歸燕姬巴童巾拂兩停九

劍雙止沈約來書曰晉初有公莫舞今之中舞也相傳云

袖之遺式又江左初有拂舞霍云拂雖邛鄞其敢倫豈陽

阿之能擬漢書有耶鄞鼓真立樂府曰黃金為君門白壁

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鶴

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少女王與夫人女會食蒸魚
王嘗半女怨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殺殺闔閭痛之
葬於邗西閭門外鑿池積土為山石為榭金鼎玉盃銀樽
珠襦之寶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萬人隨觀遂使男
女與鶴俱入墓門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養生要
因塞之以遂死曰鶴壽
有千百之數阮籍詠懷詩曰鴻鵠相隨飛
隨飛適荒裔雙鬪浸長風須臾萬里遊

志上

幽通賦

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
云覲幽人之鬢鬢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系高頊之玄胄兮

曹大家曰系連也曹緒也高陽氏也
頊帝顓頊也言已與楚同祖俱帝顓頊

之子孫也水北方黑行故稱玄也家語孔子曰
顓頊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配水也氏中葉之

炳靈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孔虎故曰炳靈漢書班
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棄於夢

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滅
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毛詩曰昔在中葉

蛻兮椎朔野以颺聲曹大家曰颺飄也南風曰颺風朔
如蟬蛻之剖後為椎桀揚其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

十日而蛻漢書曰始皇之末班懿避地於樓煩當孝惠高

后時以則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
皇晉灼曰皇漢

紀世也鴻鳥也漸進也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仕有羽翼

於京師也成帝之初班况女為婕妤父子並在長安周易

曰鴻漸于陸其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遺愆以行謚應劭曰
羽可用為儀吉

亂猶行歌謠意欲救亂也詩云我歌且謚尚書曰象恭滔

天行謚言終保已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終猶竟也言
憂思也

又遺我法則也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
焉曹大家曰貽遺也里廬皆居處名也言我父早終遺我
善法則也何謂善法則乎言為美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
我擇居處也孔子曰仁為美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

其必濟曹大家曰懿美也前烈先祖也言已先祖窮遭王

世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非窮達異也道得於此窮達

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地義絕而罔階也曹大家曰蒙童蒙

言已孤生童微陋鄙薄將毀絕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

之可懷項岱曰殉營也曹大家曰違恨也懷思也遠或作

不替靖憺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弥遠曹大家曰言已安

先人之功跡日月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

更也自謙不敢與鄉人更曹大家曰庶此異行不玷

堯堯與神交兮接夢登山而迫眺兮觀幽人之髮鬢

穿曰登山遠望見深谷攬葛藟而授余兮春峻谷曰越勿

墜曹大家曰言夢臨深谷欲物韋昭曰音昕寤而仰思兮

心矇矇猶未察曹大家曰物昕晨旦明也言已旦黃神貌

而靡質兮儀遺識以臆對遠也言黃神邈遠無所質問依

其遺識文以宵臆為對也淮南曰乘高而選神兮道遐通

而不迷曹大家曰選遇也言已緣高而葛藟懸於椶木兮

詠南風以為綏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

也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曹大家曰祗敬也大

惟谷小雅曰惴惴小心如既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罔

臨于谷此皆敬慎之戒也蓋孟晉以迨群兮辰倏

成爾雅曰訊告也曹大家曰罔明也蓋孟晉以迨群兮辰倏

也登高為吉象深谷為明成也

忽其不再過也言何不也曹大家曰孟勉也晉進也迨及也條

忽將復過去楚辭承靈訓其虛徐兮寧盤栢而且俟曹大

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考玄也盤栢不進也俟惟天地之

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曹大家曰鮮少也晦亡幾也言天

十年少者亡幾耳莊子曰紛屯遭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

寡漢書音義曰世艱多智少故遇禍也曹大家曰上聖迂

而後拔兮豈群黎之所禦曹大家曰迂觸也禦止也言上

墓文王拘姜里孔子畏庄在陳絕糧皆觸艱難然後自拔

張晏曰豈衆人之所能預自防止耶曹大家以寤為迂也

黎百姓昔衛叔之御音訝昆兮昆為寇而喪予公羊傳

讓國奈何文武篡我終殺叔武何休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

侯使還國也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已讎謂桓

氏傳曰呂鄰將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變化故而相詭

兮孰云預其終始曹大家曰詭反也事變如此雍造怨而

先賞兮子繇惠而被戮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巳日封功

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

今已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

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羣臣共知最甚者一人

先封以示羣臣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我張良曰今急

先封雍齒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雍齒

為什方侯什音十又丁公為項羽將逐窘漢王漢王謂丁

公口兩賢豈相阨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

漢王漢王曰丁公栗取弔于道音由言兮王膺慶於所感

應劭曰孝景栗姬也孝景栗姬男為太子栗姬妬而廢太

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以憂死又曰孝宣王皇后初為婕

好計后苑上憐太子蚤失母乃選後宮素謹
慎而無子者立王姨好為皇后令母養太子
叛迴究其若

茲考北叟頗識其倚伏禍福相反韓詩曰謀猶迴也
子曰寒上之人有善馬者其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
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
賀之其父曰何遽不為禍乎家富馬其子好騎墮而折髀
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出丁
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足故父子
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變化不可測鴟冠子曰禍乎
乎禍所倚伏

單治裏而外凋考張脩裸博而內逼曹大家曰
氣也裸表也莊子曰田開謂周成公曰魯有單豹者巖居
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
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
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病攻其內聿

中蘇為庶幾考類與冉又不得曹大家曰聿惟也
獲和庶幾聖賢然淵早夭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論語
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又曰伯

疾牛有溺招路以從已考謂孔氏猶未可也曹大家曰溺策溺
之士未可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已隱也論語曰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

易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安恬恬而
不脆肥考卒隕身乎世禍曹大家曰滔滔亂貌脆避也言
世之遊聖門而靡救考雖覆醢其何補曹大家曰子路遊

禍防患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補益乎禮記曰孔
子哭子路於中庭引使者而問其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
覆醢固行行朗其必凶考免盜亂為賴道盜應劭曰子路得免

尼也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盜與亂聞道於仲
又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開

氣發於根抵帝考柯葉彙謂而零茂曹昭曰抵本也應劭
零落也張晏曰言人稟氣於父母古凶夫壽非恐魁魘之

獨在人譽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獨在人譽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獨在人譽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獨在人譽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獨在人譽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獨在人譽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獨在人譽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獨在人譽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獨在人譽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獨在人譽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獨在人譽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獨在人譽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獨在人譽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責景兮羌未得其六已

應劭曰諸子以顏冉季路逢灾

問景乃未得有已也言罔兩貴景之無操不知景之行止

而有所待或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故云恐罔

兩之責景羌未得其實言也莊子曰罔兩問景曰吾有待而然

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

者也郭象為罔兩司馬彪黎淳耀于高辛兮羊氏疆大於

南汜重黎有大明之德於高辛之世而德流子孫故楚疆

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

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章顯也史記曰楚之

先祀出白重黎毛詩曰江有羸取威於伯儀兮姜本支乎

三趾應劭曰羸秦姓伯益之後伯益在唐虞為有儀鳥獸

齊伯夷之後伯夷為虞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

舜典天地人鬼之禮也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

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又同法也仁謂求東鄰雷而

仁而得仁也馮衍頌志賦曰惟天路之同軌

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謂三大家曰東鄰謂紂也殲牛國語

曰伶周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

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

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

建星及牽牛鳥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所馮

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

五位歲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野馮周分野所在右稷所

經緯也戎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曹大家曰戎女驪

申生也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麗姬為夫人人生奚齊姬謂太

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胙于公姬寘毒公祭之

地墳與大斃姬泣曰賦由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諸

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

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東方為龍酉西方

為虎也國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

以參入皆晉祥也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曹大家

也必伯諸侯也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王名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成命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

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左氏傳曰震
晉公子及齊栢公妻之公子安之姜與子犯醉而遣之震
鱗聚縑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應劭曰震為龍鱗虫之

正謂夏殷周也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一龍止於夏庭
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於是幣而冊告之龍亡而蔡在橫
而裁之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發而觀之飛流于庭化
為玄龜童妾而遭之既笄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有收之奔
褒似為后廢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立巽

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曹大家曰易巽卦為雞雞
羽蟲之屬故言羽也應劭

曰宣帝時未央宮路軫中雌雞化為雄元后時始為太子
如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元帝也成帝也

哀帝也平帝也辟君也道脩長而世短兮復冥然而不周
故云終五辟而成災也

曹大家曰復遠邈也周至也言天道長遠人世促短當時
冥默不能見徵應之所至也劉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通至

胥仍物而鬼誣兮乃窮幽而達幽應劭曰胥頃也仍因
也誣謀也易曰人謀

鬼謀百姓與能往占來今日由聖人須媯巢姜於孺筮兮
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占今通幽微也

且筮祀于契龜應劭曰媯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旦周
公名也孺小也音義曰筮數也祀年也左

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
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實于王此

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
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媯之

後將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左氏傳王孫滿宣
曰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龜宣

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謠曹大家曰宣周宣王
也毛詩曰牧人乃夢

衆維魚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維豐年宣王竟中與左
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

驛請待公孫強許之及曹伯陽以歸殺之位公孫強為政背晉而
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位公孫強為政背晉而

成之世童謡有之禍父喪勞宋父以驕杜預曰禍父昭公
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于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莊

子曰衛靈公卜葬沙台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有妣聆
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靈之為靈又矣夫

文選卷十四

瓜而効何代石兮許相理而鞠條應劭曰批叔向母石叔向

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室聞其聲

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然叔向之

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為効項氏曰舉罪曰

効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

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上變告子事連亞夫道

亞夫詰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毛萇詩傳曰鞠告也

道

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曹大家曰大道神明混沌

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為表裏合成一體此

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觀其富貴各取

一槩故或聽音聲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

志或首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源而分流也老

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

生又曰道法自然也

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幹流遷其

故為微兆在於前也雖然亦在人消息而行之

不濟兮故遭罹而羸縮項武曰幹轉也遷徙也羸過也縮

故有善惡之迹轉徙流行三變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惑

應劭曰晉大夫欒書書子鷹鷹子盈書賢而覆鷹鷹惡而

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

楚辭曰衆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曹大家曰周

兆之所哈

也貢潰也憤亂也盪盪不知所守也莊周賈誼有好智之

才而不以聖人為法潰亂於善惡遂為放盪之辭莊周曰

生為徭役死為休息賈誼曰忽然為抗爽言以矯情兮信

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

畏犧而忌鵬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

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率入于太廟雖所貴聖人至論兮

欲為孤犢其可得乎鵬鳥已見上文

故有善惡之迹轉徙流行三變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惑

應劭曰晉大夫欒書書子鷹鷹子盈書賢而覆鷹鷹惡而

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

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

先亡對曰欒氏乎鷹鷹怵虐己甚猶可以免其身禍在盈

也欒鷹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之施沒矣

而鷹之惡實彰將於是乎在後晉果滅欒氏

錯兮斯衆兆之所惑曹大家曰衆庶也兆人也報應參差

楚辭曰衆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曹大家曰周

兆之所哈

順天性而斷誼曹大家曰至論謂五經六藝所以貴之者而失物有欲而不居亦有惡而不避論語子曰富與貴

名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守孔約而不貳守孔約而不貳乃輜德而無累曹大家曰孔甚也輜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

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曹大家曰三仁殊於一致夷惠舛而齊聲項岱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為善伯夷以高

逝為賢言去留適等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又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降志辱身也木偃息以蕃魏子曰重繭以存荆木

干木也蕃魏已見魏都賦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荆王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本偃息以安魏也

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七日七夜至於秦庭以存楚國高誘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

戰國策注曰重繭累脈切紀焚躬以衛上皓願志而弗傾漢書曰項羽圍漢榮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

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紀信王得與數十騎出適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去矣羽燒殺信項岱曰皓四皓也顧養也漢書東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侯草木之區別苟能實其必榮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侯草木之區別苟能實其必榮

家曰侯侯也項岱曰苟誠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論語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要沒世而不朽乃先民之所程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

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此之觀天網之紘謂不朽毛詩曰匪先人是程毛萇曰程法也

覆乃實集謀而相訓曹大家曰裴輔也忱誠也相助也訓也誠欲有誠實於世間亦當相輔助教也尚謨先聖之大

猷乃亦鄰德而助信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人常當

孔子曰天所助順也人所助信也孔子曰德不

孤必有鄰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也

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論語

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應劭曰底致也孔子作

禮度之信而致麟封其後焉紹嘉公係殷為二代之客精

也春秋緯曰麟出周亡故立春制素王授當與也

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曹大家曰言人參於天地

其精誠則通於神靈感養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

物動氣而入微者矣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

而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抱樹號矣流

或為由非也漢書曰李廣居右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爲非

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

精識其為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曹大家曰非精誠操末伎

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項岱曰矧况耽樂也言由基李

豈況乃能推至精耽身於大道之登孔昊而上下兮縉羣

中乎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也

龍之所經應劭曰吳太昊也孔子也羣龍翕羣聖也自

經賢者締之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誼已而遺形應劭曰真正也

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言朝聞大道而夕死可若胤彭

也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鵬鳥賦曰釋智遺形若胤彭

而借老兮訴來哲而通情言人若欲胤彭祖之年借老聃

已所慕也列仙傳曰彭祖殺賢大夫歷夏亂曰大造草昧

立性命兮曹大家曰亂理也天道始造萬物草創於其後

心弘道惟聖賢兮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身誠能復心而弘

地之心乎孔子曰人渾元運物流不處兮曹大家曰渾大

能弘道非道弘人渾元運物流不處兮曹大家曰渾大

物萬物也言元氣周行終始保身遺名民之表兮曹大家

無已如水之流不得獨處也

生能保其身死有遺名民之表也莊子曰可以舍生取誼

保身可以全生家語孔子曰凡上者民之表

亦道用兮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憂傷

天物忝莫痛兮曹大家曰忝辱也橫天於物告爾太素葛

渝色兮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人能篤信好

渝變之尚越其幾淪神域兮曹大家曰太素不染神色不

入於神明之域矣

子曰知幾其神乎

文選卷第十四

文選卷第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志中

張平子思玄賦一首

歸田賦一首

思玄賦平子名衡南陽西鄂人也漢和帝時為侍中順和二帝之時國政稍微專恣內豎平

子欲言政事又為奄豎所讒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玄遠之

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系曰回志竭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玄而已老子曰玄之又玄衆

妙之舊注善曰未詳注者姓名摯虞流別題云門衡注詳其義訓甚多踈略而注又稱

愚以為疑辭非衡明矣但行來既久故不去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訓教也彌終也遠避也善曰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

匪仁里其為宅兮匪義迹其為追善曰論語曰里仁為美里宅皆居也為猶安也

潛服膺以永靚兮緜日月而不衰善曰禮記曰服膺拳拳方言曰靖思也

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脩善也貞誠也善曰

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又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志搏搏以應懸兮誠心固竦立也止禮也善曰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頽廣雅曰跌差也

其如結搏搏垂貌善曰戰國策楚工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毛詩曰勞心搏搏憂勞也又曰心之憂矣如

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製裁也善曰白虎通曰所以

楚辭曰折瓊枝以繼珮縞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

離縞縞系也幽深也善曰楚辭曰結深蘭之亭亭又曰扈江離離與薛並兮紉秋蘭以為珮說文曰繫帟曰縞帟一名

縞爾雅曰婦人之帟謂之縞今之香囊在男曰帟在女曰縞然則縞者即繫囊之繩也說文曰縞網中繩縞音縞

美璩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璩積衣縫也允信也塵

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日子虛賦曰璩積寒縞上林賦曰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

時之攸珍鮮寡才也麗好也

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

聞奮奮動也

幽獨守此方陋兮敢怠遑而舍勤怠懈也遑暇也勤勞也善

曰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尚書帝曰明明揚幸二八之選

虞兮嘉傳說之生啟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狸言此八人忠肅恭懿信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

八元元善也長也八愷者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倉舒饋愷

壽戲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言此八人齊聖廣淵明允

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尚書曰高宗

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

尚前良之遺風兮

惆後辰而無及及也惆他公切善曰楚辭曰竊慕詩人之

遺何孤行之莞莞兮予不羣而介立曰莞莞獨也介特也善

楚辭曰既惇感鷩鷩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鷩鷩皆鳥

獨而不羣

善曰鷩鷩喻君子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山海

經曰蛇山有鳥五色飛蔽日名鷩鳥廣雅曰鷩鳳屬也彼

無合而何傷兮患衆偽之冒真也冒猶不遇

旦獲讀于群

弟兮啓金滕而後信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乃流言

獲天大雷電以風王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代覽蒸民之

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復卜乃信周公代覽蒸民之

也武丁相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也武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

文選卷十五

二

獲天大雷電以風王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代覽蒸民之
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復卜乃信周公代覽蒸民之
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覽觀也蒸衆也僻邪也辟法也毛
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善曰毛
也尚書曰蒸民乃粒楚辭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增煩毒
以迷惑兮嗟孰可為言已善曰楚辭曰獨便惰而煩獨鳥
發憤而舒情又曰中瞽亂兮迷
惑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湛深也懷思也續紛
亂貌善曰宋玉笛賦
曰武毅發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也竭盡也
沈憂結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也
而試象兮貼焦原而跟趾彫虎象獸名也尸子中黃伯曰
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彫虎
惟象之末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與象鬪以
自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獲
也疏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曰遇之亦足以試矣貼臨也焦
石名也跟踵也尸子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
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為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
焉所以稱於世夫義之為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

且齊踵此所以服一時也善曰彫虎以喻貧試象以喻竭
力焦原以喻義言已以執彫虎之貧窮願竭試象之力而
牛焦原之義上句為此張本漢書曰賈誼曰安天
下臨危若是而上不驚者臣贊曰安臨危曰臨

以周旋兮惡既死而後已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論語子曰死而後

已不亦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負方遷移也渝變也

矩方也善曰楚辭曰因時俗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

不香蕭艾草名也蕙芷香草也禮記曰簞笥問人者並盛

字相似斤西施而弗御兮繫驪裹以服箱斤却也西施越

也繫羈也服服轅也箱大車也善曰楚辭曰西施片於北

宮兮漢書音義應劭曰驪裹古之駿馬也赤尋玄身日行

以服箱馬中立切今賦作繫字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

而離殃頗傾也離遭也殃咎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

之無常鄭玄曰惟思也善曰楚辭曰惟不抑操而苟容兮

譬臨河而無航航船也善曰賈逵曰抑止也孫卿子曰偷

濟河無舟矣楚辭曰昔余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

嘗干求也嘗行也善曰楚辭曰更襲温恭之黻衣兮被禮

義之繡裳繡衣也黻黼也五色備曰繡善辨貞亮以為擊

兮雜伎藝以為玕玕交織也擊所以帶珮也

記擊半覆衣大中也从巾般聲或以為首飾字林曰擊帶也禮

從珮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璜與衡音義同昭綵

藻與瑇瑁兮璜聲遠而彌長綵文也藻華藻也字林曰

連結於綵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淹棲遲以恣欲兮

曰古者君珮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淹棲遲以恣欲兮

耀靈忽其西藏

耀靈日也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

靈東君恃已知而華予子鷓鴣鳴而不芳

鷓鴣鳥名也以秋分鳥善曰楚

辭曰歲既晏子孰華予又曰恐鷓鴣之先鳴使夫百草為

止服虔曰鷓鴣一名鴉伯勞順陰陽氣繆也異一年之三秀兮

適白露之為霜

說文曰適迫也善曰楚辭曰采三秀於山

白露為霜爾雅曰苗芝郭時疊疊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

伉咨姑嫜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

儻也客嗟也嫜好也伉

韓衆獲道輕舉故思依之以流亡也善曰楚辭曰時疊疊

而過中又曰恐天時之代序又曰美韓衆之流得一又曰

寧溢死以流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

漸冉不自知兮又心猶豫而狐疑兮即收趾而臚情

就

也岐山名也臚陳也善曰楚辭曰欲從靈氣之吉占兮心

猶豫而疑孟子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臚力於

切文君為我端著兮利飛遁以保名

文名文王也遁卦名

利謂夫而遷也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此筮得

遁之咸其遁卦艮下乾上上九爻辭云肥遁最在卦上居

無位之地不為物所累綴所不及遁之最美故名肥遁

處陰長之時而獨如此故曰利飛遁而保名史記曰著百

莖一根劉白曰著百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

年而一本生百莖

至三為艮艮為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為巽巽為風故

曰翼迅風善曰謂遁卦也楚辭曰歷衆山而日遠又曰聊

浮遊於山揚又曰步周流於江畔幽通賦曰雄朔野以揚

聲遁下體是艮說卦云為山假言衆爾下互體得巽巽為

風故曰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

崇高也岳五岳

咸感感也巽長女兌少女故曰二女從三至五為乾乾為

冰故曰冰折而不營遁上九變為兌說卦云巽為長女兌

為少女也俱在艮上艮即是山故曰米折物也毀折不可

山也說卦曰乾為冰而變為兌故曰米折物也毀折不可

石蘭石芝也蒼翳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廣雅曰

淮南子曰四海之外有八澤八澤之外有八荒善曰走首奏過少皞之窮野兮

問三丘于句芒少皞金天氏居窮桑在魯北三丘謂蓬萊

有四子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木

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杜預曰窮桑少皞氏之號

祀也史記云蓬萊方丈瀛洲此之神山傳何道真之淳粹

兮去穢累而飄輕幽不澆曰淳不雜曰粹穢德之累也善曰

除穢累而反真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抃手持

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

瀛洲海中神山也善曰玄中記曰東南之大者巨鼇焉以

背負蓬萊山周迴千里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其山一

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山高下

周園三萬里其頭平地九千里五山之根無所連着常隨

潮流上下帝命封禺使巨鼇十五舉頭而載之迭為三番

六萬歲一交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輿員嶠沉

於大海楚辭憑歸雲而遐逝兮夕宿乎扶桑憑依也遐

也善曰傳襄七激曰仰歸雲翹遊風淮南子曰日出湯谷

拂於扶桑海外東經曰黑齒國北暘谷上有扶桑十洲記

兩扶桑葉似桑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園飲青岑之玉醴兮

餐沆瀣以為漿青岑山名上高者曰岑沆瀣夕霞也糗糧

曰茹芝英以禦飢兮飲玉醴以解渴楚辭曰晝食沆瀣比方夜

沆瀣兮漱正陽而食朝霞陵陽子經曰夏食沆瀣比方夜

氣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昔日夢至木禾今親

穀生也善曰淮南子曰崑崙之上高萬仞上有木禾焉其穗長五尋

山海經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

大五園郭璞曰木禾穀類也說文曰嘉穀也二月生八朝

月熟得中和故曰木禾王而生木衰而死故曰木禾

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乎稽山暘谷日所出嘉羣神之執玉兮

疾防風之食言節食偽也善曰國語曰吳伐越曠會稽獲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帝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

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乃殺而戮之其骨節

故謂之神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適命後至故禹殺之陳

尸為戮左氏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尚書

曰朕不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尚書曰重華協

于帝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川其中九疑哀二妃之未從

兮顧續處彼湘濱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

也鄭玄曰離騷所謂湘水謂湘妃夫人也舜南巡狩死於蒼梧

妃留江湘之間濱水涓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多黃金其

淵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郭璞曰今長沙巴陵

縣西入洞庭而通江水離騷曰遭吾道兮洞庭風兮

木葉西下皆謂此也天帝之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云紅

妃二女離騷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王版曰

聞之堯二女舜妻也而喪此傳云二妃死於湘江之間俗

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流目

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也

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眺視也衡山名也阿山下也

圯毀也楚靈王之世衡山崩而祝融之墓壞中有營丘九

頭圖矣善曰馮顯志賦序曰游清宇宙流目八紘左氏

傳昭為初融圯房鄙切有子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

食言節專車吳之使來問之仲尼曰立聞之昔

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乃殺而戮之其骨節

故謂之神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適命後至故禹殺之陳

尸為戮左氏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尚書

曰朕不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尚書曰重華協

于帝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川其中九疑哀二妃之未從

兮顧續處彼湘濱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

也鄭玄曰離騷所謂湘水謂湘妃夫人也舜南巡狩死於蒼梧

妃留江湘之間濱水涓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多黃金其

淵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郭璞曰今長沙巴陵

縣西入洞庭而通江水離騷曰遭吾道兮洞庭風兮

木葉西下皆謂此也天帝之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云紅

妃二女離騷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王版曰

聞之堯二女舜妻也而喪此傳云二妃死於湘江之間俗

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流目

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也

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眺視也衡山名也阿山下也

圯毀也楚靈王之世衡山崩而祝融之墓壞中有營丘九

頭圖矣善曰馮顯志賦序曰游清宇宙流目八紘左氏

傳昭為初融圯房鄙切有子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

疾防風之食言

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乃殺而戮之其骨節

故謂之神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適命後至故禹殺之陳

尸為戮左氏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尚書

曰朕不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

于帝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川其中九疑哀二妃之未從

兮顧續處彼湘濱

也鄭玄曰離騷所謂湘水謂湘妃夫人也舜南巡狩死於蒼梧

妃留江湘之間濱水涓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多黃金其

淵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郭璞曰今長沙巴陵

縣西入洞庭而通江水離騷曰遭吾道兮洞庭風兮

木葉西下皆謂此也天帝之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云紅

妃二女離騷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王版曰

聞之堯二女舜妻也而喪此傳云二妃死於湘江之間俗

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流目

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也

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

圯毀也楚靈王之世衡山崩而祝融之墓壞中有營丘九

頭圖矣善曰馮顯志賦序曰游清宇宙流目八紘左氏

傳昭為初融圯房鄙切有子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

食言節專車吳之使來問之仲尼曰立聞之昔

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乃殺而戮之其骨節

故謂之神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適命後至故禹殺之陳

尸為戮左氏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尚書

曰朕不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

于帝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川其中九疑哀二妃之未從

兮顧續處彼湘濱

也鄭玄曰離騷所謂湘水謂湘妃夫人也舜南巡狩死於蒼梧

妃留江湘之間濱水涓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多黃金其

淵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郭璞曰今長沙巴陵

縣西入洞庭而通江水離騷曰遭吾道兮洞庭風兮

木葉西下皆謂此也天帝之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云紅

妃二女離騷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王版曰

聞之堯二女舜妻也而喪此傳云二妃死於湘江之間俗

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流目

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也

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

圯毀也楚靈王之世衡山崩而祝融之墓壞中有營丘九

頭圖矣善曰馮顯志賦序曰游清宇宙流目八紘左氏

傳昭為初融圯房鄙切有子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

食言節專車吳之使來問之仲尼曰立聞之昔

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乃殺而戮之其骨節

故謂之神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適命後至故禹殺之陳

尸為戮左氏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尚書

曰朕不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

于帝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川其中九疑哀二妃之未從

兮顧續處彼湘濱

也鄭玄曰離騷所謂湘水謂湘妃夫人也舜南巡狩死於蒼梧

妃留江湘之間濱水涓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多黃金其

淵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郭璞曰今長沙巴陵

縣西入洞庭而通江水離騷曰遭吾道兮洞庭風兮

木葉西下皆謂此也天帝之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云紅

妃二女離騷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王版曰

聞之堯二女舜妻也而喪此傳云二妃死於湘江之間俗

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流目

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也

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

圯毀也楚靈王之世衡山崩而祝融之墓壞中有營丘九

頭圖矣善曰馮顯志賦序曰游清宇宙流目八紘左氏

傳昭為初融圯房鄙切有子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

冀州歲曰冀土温風翕其增熱兮怒鬱悒其難聊翕歲也

善曰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乃國名也爾雅曰怒思也

乃的切楚辭曰心鬱悒余侘儻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

留茲願獨也羈寄也旅客也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羈顧

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孔子曰生為明王死配五

文曰嬉樂也前祝融使舉麾兮纒朱鳥以承旗尚書曰

麾謂麾幢曲蓋者也善曰楚辭曰飛朱鳥使先驅又曰鳳

承旗其躔建木於廣都兮擗若華而躊躇躔息也撫拾也

曰方言曰日建為躔躔行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

踣踣薛君曰躊躇躑躅也廣雅曰躊躇猶超軒轅於西海

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善曰

西山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不壽者八百歲龍魚陵

外此國足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蓐

徂往也善曰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山海經曰濛山神西望

虎身右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楚辭曰濟江善曰

兮蟬蛻又曰吸精粹而吐氛濁漢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

行乎中野漢書音義常昭曰蟬蛻出於皮殼也爾雅曰台我也善曰

誘注曰金氣白故曰白門楚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

湍渚爾雅曰絕流也乱郭璞注曰直橫渡也書曰乱于河

鴻毛字林曰潺湲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號馮夷俾清

津兮擢龍舟以濟予

號呼也書令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

為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

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注曰馮夷河伯也華陰潼

鄉隄首人服夷石而水仙俾使也淮南切

會帝軒之未歸兮

子曰天子龍舟蠲首予合韻音夷者切

也應劭曰在

悵徜徉而延佇

黃帝葬於西海橋山神未歸也悵徜徉思貌春

秋命曆序曰帝軒受圖維授曆楚

悵河林之蓊蓊兮偉關

辭曰且徜徉而汎觀延佇見上注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

睢之戒女

息也偉異也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

如舊郭璞注曰說者云蒲木名也毛萇詩

黃靈詹而訪命

傳曰蓊蓊至盛也悵許史切又虛秘切

也訪

兮糝天道其焉如

黃靈黃帝也詹至也訪

也糝求也如之也

曰近信而遠疑

兮六籍闕而不書

六籍神遠昧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

九交道曰達覆審也疇誰

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

也克能也謀察也諸之也

噬廣雅曰

噬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

也廣雅曰

也殪令蜀王名

傳也引長也善曰蜀王本紀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積

百餘歲荆地有一死人名叢詭令其尸亡隨江水上至郫與

望帝相見望帝以齧令為相以德

薄不及齧令乃委國授之而去

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

命其不瞞

瞞昭晰也善曰禮記曰王立七祀曰司命鄭玄

司命無柰之何瞞之曳切東

寶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

方朔口司命之神摠鬼錄者

寶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

繁庶

善曰漢書曰孝文實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出宮人

以賜諸王實姬與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

其主遣宦者吏必置趙藉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籍伍

中當行實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

王獨幸實姬生景

帝後立為皇后

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

善曰

漢書

曰孝平土皇后莽女也莽秉政以女配帝遣劉歆奉乘輿

法駕迎后干莽第及莽即貞后常稱疾不朝會莽誅自投

法駕迎后干莽第及莽即貞后常稱疾不朝會莽誅自投

法駕迎后干莽第及莽即貞后常稱疾不朝會莽誅自投

火中死國語曰肆侈不遠常昭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

而遣武尉官名也尤蒼也善曰漢武帝故事曰顏駟不知何

皓髮上問曰史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

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

隧而弗處善曰漢書曰董賢年二十二為三公哀帝崩賢

冢墓不異王制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中禮記曰人

請隧杜預曰掘地通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仄而靡所因

也恒穆局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傳善曰孔安國尚書

傳曰穆叔孫穆子名豹魯大夫有罪走向齊及庚宗遇婦

人通之有子在齊夢天壓已不勝顧而見人黑而上樓深

子曰假塚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瞻其待無之後穆

子還過庚宗婦人獻態穆子問之曰女有子乎曰余子已

能捧維而從我矣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

曰唯使為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叔孫疾牛謂外日牛

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而退牛不進文斷祛而

叔孫履器空而選之示君已食穆子遂餓而死

忌伯兮聞謁賊而寧后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

其祛及入勃鞞求見於是呂甥與為畏逼悔納公謀作亂

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鄰之謀告公帝

昭曰寺人掌內人祛也通人閭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

也嬴穉識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也蒼頡篇識書河洛書

語曰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籙圖曰亡秦者胡也始皇

乃使將軍蒙恬將兵三十萬北擊胡取河南地遂築長城

以爲塞三十八年始皇南游還至平原津病始皇惡言死

無復言死事病甚乃願書賜扶蘇使與喪會咸陽而葬以

書付行符璽令趙高未授使者丙寅始皇崩於沙丘惟少

子胡亥從丞相李斯恐天下有變不敢發喪棺載還咸賜

趙高素與亥善留所賜扶蘇書密謂胡亥曰上崩無詔封

王諸子而獨賜扶蘇書扶蘇即位爲皇帝太子無尺寸之

他胡亥曰為將柰何高曰非與丞相謀事不能成乃謂李斯曰扶蘇即位必召蒙恬為相於君不亦踈乎於是李斯然趙高言乃詐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作書賜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祀名山以延年壽而數上書非我所為日夜怨望不得為人臣不知亦賜死扶蘇為人仁得書泣即正宜知其謀為二世葬始皇鄯山善曰史記曰盧士使人死胡亥即位為二世葬始皇使將軍蒙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奏錄圖曰亡秦者胡也使將軍蒙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又曰始皇崩李斯與趙高謀詐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也

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 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何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致費且萬及期忌司命之言夫婦輦其賄以逃與行旅者同宿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曰生子車間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更貧困鄭玄曰孕姪子也善曰見鬼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神志及披神記

夫梓慎竈者鄭大夫裨竈訊告也善曰左氏傳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二十

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尅尅必甚能無旱乎秋八月大雩旱也叔孫之言驗也則梓慎之言不驗又昭公十八年夏五月月火始昏見丙子風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大若我用瓊竿玉瓚懷之猶必不火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大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迩非爾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今言梓慎裨竈是顯明天道之人在於水火亦有妄為言事之難知也古謂自隱度而言也訊息對切

黎丘芳丁厥子而刺刃 善曰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第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謂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族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讒是必奇鬼固嘗聞之矣明日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往迎之丈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丈人知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高誘曰諺讓也漢書蒯通曰不敢刺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常昭曰北方人呼挿物曰丁當也

親所睨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

以喻臯繇之後封於英六衆國已滅而有無言而不酬兮

英六獨存言積德之後必有餘慶也

又何往而不復必酬有往必復也毛詩曰無言不酬無德

不報禮記曰往而不來非禮也蓋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

之可蓄善曰言何不遠迹以飛聲遊六合而訪道誰謂時

尚書傳曰蓄積也仰矯首以遙望兮塊愀惘而無儔儔匹

曰甘泉賦曰仰矯首以高視楚辭曰悵愀惘逼區中之隘

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

宿順極兮彷彿行積米之磴磴兮清泉沍而不流沍東

曰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米高誘曰北方寒冰所積名

積冰也方言曰磴磴堅也牛哀切方言磴堅也左氏傳曰

預固陰沍寒杜寒風凄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凄寒貌說

也爾雅曰穹大也毛詩傳曰騷動也善曰玄武縮于殼中

兮騰蛇蜿而自糾龜與蛇文曰玄武殼甲也春秋漢含學

北方玄武介蟲之長爾雅曰騰蛇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

中文字曰騰蛇無足而騰也淮南子曰奔蛇廣雅曰蛇蜿也

魚矜鱗而弁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凌米也善曰矜坐大陰

之屏室兮慨含唏而增愁善曰楚辭曰選鬼神於大陰兮

方也說文曰屏蔽也慨太息也屏與廡古字怨高陽之相

寓兮佃顓頊而宅幽高陽帝顓頊也相視也寓居也佃小

之孫昌意之子高陽配水山海經曰北海之庸織路於四

內有山名幽都之山黑水出焉佃去鳳切

裔兮斯與彼其何瘳瘳愈也南至焱火鬱邑無聊北至積

勞也織曰緯善曰言涉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緜乎不周

善曰楚辭曰蹕絕垠于寒門又曰登閭風而緹馬王逸曰

緹繫也楚辭曰蹕絕垠于寒門又曰登閭風而緹馬王逸曰

崙西北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軼先驅於寒門注寒門

之外大荒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淮南子曰昔共工與

顛頊爭為帝共工怒而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故令此

山缺壞不周逖焱瀟其媵我兮驚翩飄而不禁瀟疾貌媵送也

蕭善曰爾雅曰瀟深清也越唵之洞宄兮漂通川之砾砾

之焱字林曰瀟深清也越唵之洞宄兮漂通川之砾砾

靜貌唐古陰字墳羊土精怪也善曰上林賦曰通川過於

中庭春秋外傳國語曰季栢子穿井獲如土岳中有羊焉

使問仲尼曰吾聞穿井得狗何也對曰以丘所聞墳羊也

丘聞木石之恠變罔雨水之恠龍罔象土之恠墳羊唐固

云墳羊雌雄未成者也淮南子曰水生罔象木生畢方追

非生蹟羊廣雅曰羊土神給火含切唵火加切砾音林追

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善曰荒忽幽昧貌其泉賦

覽方物之荒忽春秋說題辭出石密之閻野兮不識蹊之

所由蹊路也由自也善曰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黃帝

石密疑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陰然下既有鍾山此

是密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辭曰日安不到

燭龍何照山海經曰鍾山之神人首蛇身而赤身長千里

其眠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謬是燭九陰

是謂燭陰郭璞瞰瑶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瞰赤

曰即燭龍也瞰瑶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瞰赤

岸謂鍾山東瑤岸也祖江人名也劉殺也善曰山海經曰

鍾山有子曰敷其狀人面而龍身欽鴉殺祖江于崑崙之

陽帝乃戮之於鍾山之東曰瑤岸欽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

玉芝以療飢王母西王母也銀臺王母所居羞進也療愈

為宮闕王母仙者故假言之戴勝愁其既歡兮又誦余之

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王之一戴勝愁其既歡兮又誦余之

行遲戴勝謂兩王母也愁笑貌誦讓也善曰字林曰愁謹

敬地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

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王母又曰西王母其狀如人戴勝是司天之屬郭璞曰載大華之玉女子名洛浦之宓妃

勝玉勝熬魚觀切也善曰列仙傳曰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體生毛所止巖中有鼓琴聲楚辭曰迎宓妃于伊浦咸姣麗以

蟲媚兮增嫵眼而蛾眉善曰楚辭曰姣好也廣雅曰嫵好也舒

諛媚之織罽兮揚雜錯之袿微善曰楚辭曰嫵好也廣雅曰嫵好也舒

謂之縞郭璞曰即令香纓也諛音恥說文曰嫵媚也財

音精切一離朱脣而微笑兮頰的礫以遺光離善曰神女賦

賦曰朱脣的其若丹上林賦環珮與琤縵兮申厥好以玄黃

環珠也現璧也探質也縵今之香纓玄黃玉石之色善曰

白環通曰所以必有珮者表德見所能也故循道無窮則

兮志浩蕩而不嘉豔美色也善曰賂美謂環珮玄雙材悲

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善曰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劉歆

惡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葩烟煴和貌葩華也善曰周易

鶴交頸鳴鳩相和善曰周勃曰鳴鳩在處子懷春精魂回

移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如何淑明忘我實

多淑善也淑明謂衡也玉女宓妃言忘棄我實多善曰論

何忘我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爰於是也亟疾

爾之聖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紫河之洋洋巍巍高貌紫

載脂爾車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紫河之洋洋紆也言河之

曲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伏靈龜以負

坻兮巨螭龍之飛梁坻所以止船也善曰楚辭曰麾登閣

風之層城兮構不死而為沐閔風崑崙山名也善曰淮南

記曰崑崙北角曰閔風之類山海經曰崑崙開明北有不

死樹食之長壽郭璞曰言常生也屑瑤縈以為猴兮

水以為漿屑碎也猴食也又曰稟挹也爾雅曰

也毛萇詩傳曰猴食也又曰稟挹也爾雅曰稟挹也

曰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逸曰淮南子曰白水在崑崙之

源也蔡而隨切抨平咸作古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抨使也善

切與居于切抨平咸作古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抨使也善

夢未未今令巫咸占之楚辭曰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

要之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時也抨普耕切

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滋繁也言已有令德類

禾之有嘉秀也尚書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

曰惟爾令德孝恭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穎類

也善曰言禾垂穎以顧本猶人之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

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曰我其禾乎高

誘曰禾德向根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懿美

居也善曰韓詩曰靜貞也周易曰戒庶僚以風會兮僉供

隨時之義大矣哉杜預曰姑且也戒庶僚以風會兮僉供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金華也獨斷曰東輿車皆羽蓋金華爪百神森其備從兮

也騎羅而星布辭曰百神翳其備降振余袂而就車兮

脩劍揭以低昂揭印冠岫岫其映蓋兮珮綝纏以輝煌纏

而超驤僕夫謂御車人也儼敬也八乘公上得從車八乘

又曰駕八龍之又曰氛旌溶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颺旌羽旒

氛旌氣氣為旌也楚辭曰連五宿兮建旌揚氛蜺以為旌

西靡高唐賦曰撫軫軼而還睨兮心勺灑其若湯勺灑熱

忽臨睨夫舊鄉又曰心滄沸其若湯軾音零軾之氏切勺

市灼切音換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志羨慕也赫戲咸

舊故而不忘新愚以為當去已之迷故之心也善曰言已

願上都之赫戲是何迷已之故而不能忘謂不志上都也

楚辭曰陟登左青瑀之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青瑀青文

皇之赫戲兮左青瑀之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鉦音龍也素威

而右白虎也善曰芝小蓋也禮記曰若行左青龍前長離使

拂羽兮後委衡乎玄冥長離失鳥也委屬也水衡官名也

後商皇如淳曰長離朱鳥也禮記曰前行朱鳥而後玄武

又曰鳴鳩拂其羽家語季康子曰吾聞玄冥為水正此即

五行之主也司馬相如大屬箕伯以函風兮懲泆忍而為

清函舍也懲騰也清靜也善曰風俗通曰風師者箕星也

伯也楚辭曰切泆忍之流拽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譽

譽鸞鸞也譽譽聲也善曰楚辭曰載雲旗涉青霄而升

遐兮浮蟻蠓而上征濫兮其泉賦曰騰青霄而軼浮景又

曰浮蟻蠓而撒天淮南子曰蟻蠓磴而雨春紛翼翼以徐

疾兮焱回回其揚靈疾至也回回光明貌善曰說文曰焱

皇炎炎其揚靈王叫帝闕使闕扉兮覲天皇于瓊宮叫呼

王門也闕開也扉宮門闔也覲見也天皇天帝也善曰楚

辭曰吾令帝闕開闔兮揚雄其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闕

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聆聽也廣樂樂名也展

善曰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

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左氏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

洩之中其樂也彤彤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考治

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律十二律均所均音也建

通萬物而考治亂也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助以五均

均者亦律調五声之均也宋均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

律五聲惟般逸之無斃兮懼樂往而哀來孔安國尚書傳注

子曰終未畢也衰又繼之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建始念

素女也太容黃帝樂師也高誘淮南子注曰素女黃帝特

方術之女也善曰史記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舊注

本素下無女字今本有之尚書曰帝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追我暇以翱翔靖

也治及也廣雅曰翱翔浮游也善曰字林曰出紫宮之肅

肅兮集太微之閭閻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

一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池環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善曰紫宮太微二星名也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帝太宮也又

曰太微其星十二字林曰閭高貌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

非泉賦曰閭閻其寥廓閻音郎

閣之將將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漢中四星天駟

騎古善馭者漢書曰營室

為清廟又曰離宮閣道

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

芒善曰罔車畢星也青林天苑也河圖曰鸞威弧之拔刺

芒桐栢山下為掩畢三危山主為天苑

曰鸞威弧之拔刺

曰鸞威弧之拔刺

曰鸞威弧之拔刺

曰鸞威弧之拔刺

曰鸞威弧之拔刺

曰鸞威弧之拔刺

曰鸞威弧之拔刺

曰鸞威弧之拔刺

曰鸞威弧之拔刺

曰鸞威弧之拔刺

曰鸞威弧之拔刺

曰鸞威弧之拔刺

曰鸞威弧之拔刺

曰鸞威弧之拔刺

曰鸞威弧之拔刺

兮射嶧冢之封狼嶧引也威孤星名也按刺嶧弓貌善曰

狼下有四星曰孤淮南子曰琴成撥刺高誘曰撥刺不正

也河圖曰嶧冢山名此山之精上為星名封狼技方割切

刺力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壁壘也北落星名也伐

擊也河鼓星名也磅礴聲也善曰漢書曰羽林天軍西為

壘或曰俄傍一大星曰北落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星為

者荷也乘夫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汎汎天津也汎

均曰五潢天津之別名也毛詩曰倬彼雲漢倚招搖攝

提以低徊剡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適皇二紀日月也

攝提星名形似車札記曰以日星為紀善曰漢書曰杓瑞

有兩星一內為牙為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剡流緯

統也漢書曰攝提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越絕

書注蠡曰天貴持盈不失日月星辰紀綱易乾鑿度曰五

緯順軌四時和栗宋均曰和栗氣和偃蹇天矯婉以連卷

而嚴正綯繆連絲也適皇往來貌也

兮說文曰生子二人俱出為婉之繁要曰齊人謂生子曰婉善

口偃蹇驕傲之貌也天矯自縱恣貌也婉跳也連卷長

曲貌婉雜沓叢頽颯以方驤善曰衆多之臧汨颯淚沛以

匹萬切

罔象兮善曰皆疾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辭曰沛罔爛漫麗

象而自浮軼一六切颯力凋切淚音疾

靡藐以迭過分布遠馳之貌善曰爛漫分散貌凌驚雷之

賦曰淫淫裔裔踰雍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皆天之高

裔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天度雍鴻孽萌宋均曰雍鴻未

分之象也楚辭曰貫蒙鴻以東竭兮說文曰宕過也冥窈

也凌陽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楚

辭曰颯弭節面高厲雍莫孔切鴻胡孔切宕徒浪切廓

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宋玉大言賦曰長據開陽

而頰眦兮臨舊鄉之暗諳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

第六開陽也楚辭曰忽臨睨夫

舊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楚辭曰將以遺夫離

善口毛詩曰勞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軒而徘徊善曰

韓詩曰春眷懷顧雖遊娛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楚辭曰

毛詩曰屢顧爾僕出閭闔兮降天途乘焱忽兮馳虛無閭闔天門

善曰楚辭曰倚閭闔而望兮又曰乘迴風而遠遊服虔其

泉賦注曰焱風也上林賦曰綾驚風歷駭焱乘虛無與神

俱焱必雲菲菲兮繞余輪風耿耿兮震余旗楚辭曰雲菲

遙切翻兮紛暗曖儵眩眩兮反常閭蒼頡篇曰眩眩目視不明

取遠貌周禮曰鳥隼為旗爾雅曰錯鳥隼為旗此謂續連

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所謂載鴻及鳴鳶也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

逸豫無期楚辭曰神要取以淫放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

佩之參參善曰楚辭曰退將復修吾文章兔以粲爛兮美

紛紛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周禮曰六

御書數毛詩結興籍而為罟兮毆儒墨以為禽儒墨者述

也依彼平林也以仁義為本以禮樂為用墨家者強本節用之

書也以貴儉尚賢為用善曰毆音驅墨墨家流也玩陰陽

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善曰孫卿子曰四時代御陰陽

大如嗣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崮善曰琴操曰歸

徵音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善曰毛詩曰夙夜

居宇林曰將以遺夫離

善曰

楚辭曰

閭闔天門

善曰楚辭曰

楚辭曰

楚辭曰

楚辭曰

楚辭曰

楚辭曰

楚辭曰

楚辭曰

楚辭曰

楚辭曰

楚辭曰

楚辭曰

楚辭曰

楚辭曰

楚辭曰

之端直又曰曰國無人兮莫我默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

知小雅曰小愧為惡女六切德無為楚辭曰超無為不出戶而知

逍遙善曰老子曰上德無為馳騫乎仁義之塗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善曰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

人以已身知人身以已家知人家所以見系曰系繫也言

天下矣毛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系曰系繫也言

天長地久歲不留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俟河

之清祗懷憂抵適也善曰左氏傳子駟曰逸詩也言人壽促

而河清邊也京房易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

善曰楚辭曰遠渡世以忘歸六區上下超踰騰躍絕世俗

飄遙神舉逞所欲說文曰逞極也天不可階仙夫稀善曰周髀曰

升栢舟悄悄老不飛栢舟詩篇名也注愠然也悄悄憂貌

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注不

如鳥奮翼而飛去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松

喬高踣孰能離松赤松子喬離附也結精遠遊使心懣懣離也善

願輕舉而遠游公羊傳曰懣懣迴志竭來從玄謀竭去也善

共妻子曰離曰懣懣提將也迴志竭來從玄謀竭去也善

言曰竭來歸獲我所求夫何思也夫復

耕永自跡歸田賦

張平子歸田賦者張衡仕不得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

未期都謂京師也久滯也言久淹滯於京都而無知

河羨魚不如歸家織網高誘曰羨願也易乾鑿度曰天降

嘉應河清清三日變為赤赤變三日鄭玄曰聖王為政治

平致之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决疑學史記曰蔡澤燕人遊

舉相舉熟視而笑曰先生得鼻戴有睚顧感頰吾聞聖人

不相始先生手澤知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取吾不知

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

笑而謝去謂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疾驅懷黃金之印

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一一年足矣及

入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拜為客卿遂代范雎為秦相說

文曰慷慨壯士諒天道之微昧進漁父以同喜諒信也微

不得志於心也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楚辭曰屈原既放漁父見

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王

逸楚辭序曰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湖欣然而樂漁父歌

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嬉

樂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子世務紛濁以塵埃之外

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儀禮曰令月吉日原陽鬱茂百

草滋榮王睢鼓翼鶴鷓哀鳴爾雅曰倉庚黃鸝也鷓音利

交頸頡頏關關嚶嚶頡頏上下也毛萇詩傳曰關關嚶嚶音

聲和也釋訓曰丁丁嚶嚶也於鳥道遙聊以娛情於鳥道

遙廣雅曰道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立言已從容吟嘯類

遙讓洋也龍吟而景雲至虎嘯而谷風生仰飛織繳俯釣長流觸

矢而斃貪餌吞鈎觸矢射也吞鈎釣也楚落雲間之逸禽

懸淵沈之魴鮪列子曰詹何以獨爾為綸芒針為鈎引盈

浦且子之弋弱弓纖繳連雙鶴於青雲之際臣因學鈎于

五年始盡其道毛萇詩傳曰魴鮪也字指曰鮪屬鈎于

時曜靈俄景係以望舒廣雅曰望舒月御也俄斜也極盤

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尚書曰般感老氏之遺誠將廻

駕乎蓬廬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

馳騁乎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

馳騁乎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

馳騁乎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

馳騁乎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

馳騁乎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

馳騁乎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

馳騁乎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

馳騁乎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

馳騁乎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

馳騁乎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

馳騁乎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

坐蓬廬之中巖石之下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五絃琴也樂記曰舜作五

絃之琴以歌南風鄭玄注曰南風長養之風也毛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

絃有五者象五行也周周公孔子也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賈逵

注曰軌法也鄭玄毛詩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賈逵

班固漢書賈鄒述曰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張晏曰乍榮乍辱如辭也

文選卷第十五

文選卷第十六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志下

潘安仁閑居賦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

向子期思舊賦

陸士衡歎逝賦

潘安仁懷舊賦

寡婦賦

江文通恨賦

別賦

志下

閑居賦

并序閑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不知世事閑靜居坐之意也

潘安仁

晉武帝時人也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以巧宦

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

漢書汲黯傳曰黯姊子司馬安文深善乃宦四至九卿以

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良史之才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史記太史公曰始齊之崩通讀樂毅報燕王書

未嘗不廢書而泣漢書司馬安黯姊子也與長孺同傳為人謔佞善事上下故四至九卿之位班固曰安文書巧故

每讀其傳而歎息黯於城切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

字林曰慨仕不得志許既切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

言誠曰小必有之理拙固宜然西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

聖無軌微妙玄通者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周易曰用無

曰善行無轍跡又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曰玄天也言其節志精微與天通也則必

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漢書平當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永

氏傳注曰効致也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周易曰履信思乎順又曰君子進德脩業僕少竊鄉曲

工是言皆 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

羸老之疾 漢書曰列侯太夫人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

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

箒之役乎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論語子

論語子曰噫斗箒之人何足算也鄭玄曰箒竹器也容斗

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

之志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注知足之人絕利去欲

於耳目終身無危殆也論語孔子曰不義而富且築室種

樹逍遙自得 毛詩曰築室百堵漢書景帝詔曰藝種樹可

池沼足以漁釣春稅

足以代耕 說文曰稅租也禮記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

列女傳曰於陵子仲為人灌園字書曰粥 牧羊酪酪以俟

伏臘之費 鄭玄周易注曰牧養也廣雅曰酪賣也古護切

康曰六月伏日曆忌釋曰伏者何也漢書秦德公作伏祠孟

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

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

其清祀周曰臘也秦孝公始置伏臘曰嘉平 孝

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 論語或謂孔子曰

政包氏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

道即與為政同也 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 韓詩序

歌其事聲類 其辭曰 遂從意也

傲墳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

立賈逵曰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

九丘亡國之戒墳大也言三皇之大道孔子作春秋素王

之文也上林賦曰翔乎書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賓

圃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

遽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尚書曰顏厚有忸怩楚漢春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

不可及也又曰君子歲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

而懷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管子曰巧者有於

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浹揚倫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

洛之浹猶涯也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論語子曰逸民伯夷

傳曰浹猶涯也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論語子曰逸民伯夷

柳下惠少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禮記王制祿爵公侯

伯子男凡五等禮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士中

凡五等陪京沂伊面郊後市南都賦曰陪京之陽薛綜東

陽記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儀禮

注曰面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

公觀之西城中馬市在大城之東洛浮梁黜以徑度靈臺

陽縣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陽縣也

傑其高峙河南郡縣境界薄曰城南五里洛水浮橋方言

謂之黜說文曰黜微青色於斜切楚辭曰不能凌波以

徑度陸機洛陽記曰靈臺在洛陽南去城三里毛萇詩傳

曰傑特立也思玄賦曰私喬高峙闕天文之祕奧究人事

孰能離徐爰射雉賦注曰峙立也

之終始日月五星天之文也陸賈新語曰楚王作乾谿之

書曰祕密也廣雅曰奧藏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其

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

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徽其西宅之西也元戎兵車也

營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

皆在城中陸機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

徽旌旗谿子巨黍異黍同機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巨

之名也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曰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也孫卿子曰繁羽巨黍古之良弓異黍同機言弩黍雖異而同一機也漢書音義張晏曰連弩三十黍共一臂然黍弩弓也李奇曰黍弓也字林曰黍音卷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本或為異卷同歸也

礮石雷駭激矢 蚩飛 礮石今之拋石也皆匹孝切廣雅言曰羿激矢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東觀漢記光武作飛蚩箭以攻赤眉廣雅曰蚩飛箭名也方言曰凡箭三鎌謂之羊頭三鎌長六尺謂之飛蚩郭璞曰此謂今之射箭也鎌稜也

以先啓行耀

我皇威 都賦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西其東則有明堂辟廱

清穆敞閑 陸機洛陽記曰辟廱在靈臺東相去二里俱媿武賦曰又足樂乎其敞閑也

環林縈映圓海廻淵 三輔黃堂辟廱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仲長呂言曰清池自周竹木自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廱者所以行禮樂宣教化辟者象璧圓以詩云離名擁之以水象教化

流 行也班固東都賦曰曷若辟雍海流

聿追孝以嚴父

宗文考以配天

毛萇詩傳曰聿述也南都賦曰奉先祖而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文考謂晉文王也尚書曰惟予文考

更老以崇年

古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順也卷一老五更

湯聖敬之道上聞於天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弟也

背冬涉春陰謝陽施

七發曰於是背秋涉冬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楚辭曰青春晏

謝王逸曰謝去也莊子曰隨四時之施漢天子有事于柴

燎以郊祖而展義

左氏傳曰宰孔曰天子有事於文武社

璞曰既祭積薪燒之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

實生體為燎而生煙以報陽也禮記曰周人禘嘗而郊稷

鄭玄曰禘郊祖宗謂祀祭以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

不巡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帝所與百神遊於鈞

天廣樂九奏萬舞蔡邕獨斷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

吹左氏傳卜偃曰童謠云芻服振振音真服虔曰芻服黑

通曰竹曰管郭璞爾雅注曰管長尺圍寸併吹之有底賈

氏以為如六孔風俗通曰漢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仲於

竹道舜祠下得玉管後人易之以煌煌乎隱隱乎

光也曰沈沈隱隱一作般般音義同茲禮容之壯觀而王

制之巨麗也陳俎豆設禮容漢書龔遂曰坐則誦詩書立

則習禮容史記曰天下之壯麗兩學齊列雙宇如一郭緣生

觀上林賦曰君未觀夫巨麗右延國胄左納良

逸爾雅曰延進也國學教胄子尤明堂銘曰夏進賢良

東二百里步魯靈光殿賦口萬戶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

邠生徒濟濟儒術安革猛詩曰邠邠我徒毛詩曰來假邠

望之或以或邠之堂或入之室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

以文德蓋入室教無常師道在則是善為師蔡邕勸學篇

升堂七十餘人何常師之有道在則尊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

何常師之有道在則尊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故髦士投

絞名王懷璽言棄絞藏璽咸來學也毛詩曰髦士攸宜爾

西京賦曰訓若風行應如草靡小人德草草上之風必

懷璽藏絞訓若風行應如草靡小人德草草上之風必

偃此里仁所以為美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

孟母所以三徙也列女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

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為賈術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處

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嬉戲乃設俎豆進退揖讓孟母曰

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及爰定我居築室穿池築室百

堵莊子孔子曰魚相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馬衍顯志賦

為籬遊鱗澆澆齒齒敷披澆澆出沒貌高唐賦曰巨石瀨竹

木翁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桺之柿廣志曰

芒山有張公夏梨甚甘海內唯一樹大谷未詳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烏桺木廣志曰梁國侯家有烏桺甚美世

空得之桺寶彌切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西京雜記曰上

廣志曰周文王時有弱枝之棗甚美禁之不令人取置樹

苑中王逸荔枝賦曰房陵縹李荆州記房陵縣有朱仲者

家有縹李代所希有靡不畢殖倉頡篇曰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

丹白之色漢書音義曰櫻桃含桃也爾雅曰荆桃今櫻桃

咳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胡桃出西石榴蒲陶之珍磊落

蔓衍乎其側石榴即若榴也蒲陶似燕蓂磊落實貌蔓衍

為貳師符軍伐梅杏郁棗之屬繁榮麗藻之飾郁今之郁

大宛得滿陶李棗山櫻

挑也張揖上林賦注曰菓山李也鄭與菓華實照爛言所

音義同郭璞上林賦注曰棗實似櫻桃

不能極也春秋文耀鉤曰春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薑

齋甘旨藟黍麥芬芳毛詩曰董荼如飴毛萇曰董菜也居隱

香菜也相惟切與後同藟荷依陰時藿向陽崔豹古今注曰藟荷菜

生也鄭玄儀禮注曰藿豆菓也曹子建求親表曰葵藿之傾葉大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

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楚辭曰竊獨悲此凜秋字書曰凜

暑乃退老子曰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河上公注熙熙淫情

欲也熙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故曰熙

春廣雅曰熙熾也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呂氏春秋曰大夫

易曰暑往則寒來人乃御版輿升輕軒禮記曰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也

公贊曰傅祖以足疾版輿上幾版輿一名步輿周遷輿服

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素木為之以皮為攆摑之自天子

至庶人通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周禮曰方千里體以行和藥

以勞宣爾雅釋言曰宣徇宣也郭璞注曰宣散也常膳載加舊痾

有痊說文曰痾病也莊子曰今余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

車結軌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竟長筵言屈軌不行也司

陸摘紫房水挂禎鯉馬融高第頌曰黃果揚芳紫房漬

傳曰頽或宴于林或楔于汜史記曰武帝楔霸上續漢書

赤也流水上自洗濯拂除宿疾垢也風俗通曰楔者繫也仲春

之時於水被除故事取於清絜也爾雅曰窮瀆曰汜郭璞

注曰水無所適也爾雅曰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王隱晉書曰凡

雅曰水決復入曰記御史釋弟燕令

豹禮記曰班白不提挈爾雅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

喜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

安國曰見其壽則喜見其衰老則懼孔壽觴舉慈顏和

曰嚴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浮君廣雅曰浮罰也漢書

而怡陳平厚具樂飲大尉風俗通曰絲頓足起舞抗音高歌

揚揮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仰頓足起人生安樂孰知其

舞傳武仲儻賦曰抗音高歌為樂之方退求已而自

佗佗謂榮貴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齊侯妻

省信用薄而才劣論語子曰君求諸已奉周任之格

言敢陳力而就列論語子曰且就業夕而自省陳力就列不

亦可以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爾雅曰幾近也孟

不自保何更擬於昔之哲人而登官位于世也仰衆妙而

絕思終優游以養拙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毛詩曰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鄭玄曰戾止也

不保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安仁

次序也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爾雅曰幾近也孟

不自保何更擬於昔之哲人而登官位于世也仰衆妙而

絕思終優游以養拙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毛詩曰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鄭玄曰戾止也

不保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安仁

次序也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爾雅曰幾近也孟

不自保何更擬於昔之哲人而登官位于世也仰衆妙而

絕思終優游以養拙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毛詩曰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鄭玄曰戾止也

不保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安仁

次序也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爾雅曰幾近也孟

不自保何更擬於昔之哲人而登官位于世也仰衆妙而

絕思終優游以養拙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毛詩曰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鄭玄曰戾止也

不保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安仁

次序也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爾雅曰幾近也孟

不自保何更擬於昔之哲人而登官位于世也仰衆妙而

優游自安止言
思不出其位

哀傷

長門賦一首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外

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曾祖嬰與項羽起後歸漢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

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

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嫖匹妙切

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漢書曰章氏

相如相如與俱之臨叩賣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身自滌器於市因于解悲愁之辭鄭玄儀

于為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說文曰悟覺也陳皇后復得親幸字

曰幸占而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

問不知者曰何佳人謂陳皇后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說文曰佳善也廣雅曰佳好也爾雅曰虞度也郭璞曰謂

測度也言度所為被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

退在長門宮之事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我武帝也言帝昔許朝往

寃樂而忘於為心嫌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鄭玄

人人后自謂也親而巳移字或從大非爾雅曰省察也嫌理兼切伊予志

之慢愚兮懷真慙之惟心蒼頡篇曰懷抱也說文曰慙謹

切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

願君問已因而自進也尚猶奉也毛詩曰

無金玉

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

言奉君虛言而望為誠實離宮

即長門宮也

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手幸臨

薄具肴饌也史

記曰臨

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颼颼而疾風

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

曰祥而廓然鄭玄曰憂憚在心之貌

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

王逸曰淫放則身全廣雅曰淫游也蘭臺臺名

注曰怳失意也又曰不安之意也韓子曰神

浮雲鬱而四

塞兮天窈窕而晝陰

毛萇詩傳曰鬱積也楚辭曰日窈窕

雷

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

詩曰似君之車音也毛

飄風

迴而赴閨兮舉帷幄之檐檐

楚辭曰裳檐檐以含

桂樹交

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閭閭

酷烈閭閭香氣盛也閭魚斤切

孔雀集而相存

兮玄復嘯而長吟

說文曰有血問也

翡翠翳翼而來萃兮鸞鳳翔

而比南

萃集也

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

憑噫氣痛貌字

林曰噫飽出息也乙戌切管子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攻中言攻其中心

下蘭臺而周覽兮步

從容於深宮

好色賦曰周覽九土

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

起而穹崇

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郭璞

間徒倚於東廂

兮觀夫靡靡而無窮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間頃也謂下蘭

也

也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鍾音

字林曰擠排也

撼搖也胡感切金鋪以金為鋪音也噌吰聲也曾音曾吰音宏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

以為梁

木蘭似桂木名

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

丰茸衆飾貌遊樹浮柱也離樓攢聚衆木貌漢書音義臣瓚曰邪柱為梧字林曰撐柱也真庚切

施瑰木

之樽檣兮委參差以棟梁方言曰樽檣拱也言以瑰奇之木

說文曰樽檣柱上折也方言曰樽檣委積參差以承虛梁

將將楚辭曰時彷彿而不見心腸熱其若湯說文曰五色

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埤蒼曰炫光貌廣雅曰曜照

綴錯石之旣斃兮象璆瑀之文章鄭玄禮記注曰綴密也

石令之密綴以為旣斃采色間雜象璆瑀之文章也言累衆

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網尚書曰荆州厥篚玄纁纁組

幕人掌帷綬之事鄭司農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

央爾雅曰楣謂之梁三輔黃圖曰白鶴噉以哀號兮孤唯

踣於枯揚廣雅曰日黃昏而望絕兮帳獨託於空堂

說文曰帳

望恨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楚辭曰娉容援雅

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宋玉風賦曰援琴而鼓之

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

案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而

復揚宋玉笛賦曰吟清

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仰

言依曲次第貫穿而歷覽之志其中操也中操操之中也

右悲而垂淚兮涕流而從橫流涕垂貌舒自悒而增欷

兮蹉履起而彷徨息歎息也悒於悒也楚辭曰懣悽增欷

躡跟為跣桂趾為躡說文曰蹉躡也一曰蹉鞞屬掄長袂

以自醫兮數昔日之讐殃說文曰讐過也殃咎也爾雅

無面目之

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廣雅曰頹懷也言搏芬若以為枕

兮席荃蘭而蒞香芬若荃蘭皆香草也言以為枕席與君

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琴操聶政之妻曰聶政

想思惕寤覺而無見兮魂廷廷若有亡廷廷恐懼之貌狂

廷而南行王逸曰廷廷惶遽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

精光楚辭曰日昃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言將

淮南子曰西方其星昴畢今出東方謂五月望中庭之藹

藹兮若季秋之降霜藹藹月光微闇之貌禮夜曼曼其若

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又曰望

曼長也一作漫漫又曰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而增傷

鄭玄周禮注曰鬱不舒散也越絕書計倪曰會稽之飢不

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說文曰澹搖也

也偃蹇佇立貌也楚辭曰思不眠而極曙王逸曰曙明也

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句收治天下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然荒欲明貌亭亭遠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子

婦對柏公曰妾人間之非有內憂思舊賦一首并序

向子期臧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

被誅秀應本州計入洛太祖問曰聞有箕山

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未達堯心是

以來見反自役作思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臧榮緒晉書曰嵇康為竹林之

遊預其流者向秀劉靈之徒呂其人並有不羈之才鄒陽上梁孝王書曰使然

安字仲悌東平人也

稽志遠而踈吕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

于寶晉書曰

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巽友善康有潛避之志不能

被褐懷寶矜才而上人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婦人醉

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告安謗已巽於鍾會有寵太祖

遂徙安遠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閔而歎云太祖惡

之暹收下獄康理之俱死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

陽鍾會為大將軍所昵問而造之乘肥衣輕賔從如雲康

方箕踞而錮會至不為礼會深恨之康與東平吕昭子巽

友弟安親善會巽媼安妻徐氏而証安不孝囚之安引康

為證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鍾會勸大

將軍因此除之殺安及康康臨刑自援琴而鼓既而曰雅

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

哀之說文曰法刑也

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

易注曰

綜理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

國語曰先人就世

事也

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不兄曰已

來稟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邪

康別傳臨終曰袁居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不與

廣陵散於今絕矣就死命也曹嘉文晉紀曰康刑於東市

顧日影援

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

言昔逝將西邁今逐經

琴而彈

汝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

淮南子曰汜淒冷也鄰人有吹

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論語曰將命者出鄭玄

詩箋曰將奉也徂行也毛詩

曰不能旋反爾雅曰適往也

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

舊居

國語曰秦汎舟於河漢

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掌

城隅

西都賦曰原野蕭條列子曰孔子自衛

踐二子之遺

跡兮靡窮卷之空廬

賦曰起於窮巷之間

周兮悲麥秀於殷墟

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

之詩毛詩正義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歌黍離

油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蘄蘄

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也作雅聲曰麥惟古晉以懷今兮心

秀潮兮黍米曬曬彼狡僅兮不我好惟古晉以懷今兮心

徘徊以躊躇方言曰惟思也說文曰懷棟宇存而弗毀兮

形神逝其焉如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仰視棟桷其器

往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史記曰李斯者楚上

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

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

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

成度楚王不足事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切者欲西入秦辭

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

也故斯將說秦矣乃以斯為客卿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

一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用趙高之言以

屬中郎令趙高被治斯居囹圄中仰天歎曰嗟乎不道

之君何可為託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而心未寤而以

趙高為佐吾必見冠至咸陽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

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心反二世乃具

斯五刑論腰斬咸陽斯出獄與其中子三川守由俱執顛

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

待乎遂父子相哭夷三族拜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

於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舒

餘命於寸陰運遇五行運轉遇人所遇之吉凶也領會真

領會言人運命如衣領之相交會或合或開淮南子聽鳴

曰聖人不貴尺之望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聽鳴

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洞蕭賦曰其妙聲則清淨狀停

駕言其將邁兮遂接翰而寫心言駕將邁遂廣雅曰特欲

也胡廣弔夷齊文曰援翰錄弔

以舒懷兮毛詩曰我心寫兮

歎逝賦一首并序

陸士衡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

為牙門將軍吳平大傳揚駁辭機為祭

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正類以機為司馬大參

將軍軍事遂為類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歎

逝者謂嗟逝者往也言日月流邁
人世過往傷歎此事而作賦焉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

也時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何休曰僅方也賈逵國余年

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左氏傳富辰曰兄弟眊交

密友亦不半在爾雅曰眊近也孫林曰親之或所曾共遊

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貌索盡以是思哀哀可

知矣孔子謂哀公曰君以乃作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伊誰也升降謂天地氣上

虛而警立警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駭驅嗟人生之短期孰

長年之能執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

求長時風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將及楚辭曰時不可兮再

其不再楚辭曰白日將晚對瓊藥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

字林曰對怨也西京賦曰霄瓊藥以朝食必性命之可渡

楚辭曰嗽王陽而含朝霞毛萇詩傳曰挹也挹音揖

音望湯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屢戢山海經曰湯谷上於扶

郭璞曰上於扶桑在上也一日至一日出言交會相代也

毛詩曰誰謂宋遠跋子望之鄭玄曰跋足則可望見之企

與跋同字林曰企舉踵也賈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

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曰閔摠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

行暮夫世之得名緣於君上人之父子相繼亦取其名故

冉冉而逾施廣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言皆滅亡

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

世何人之能故夫露之在草無一朝有餘以喻人之經終古

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楚辭曰日長無絕兮終古周易曰品

譬旨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寤言命之行遊譬乎日及雖

食或呼為日及曰王蒸階左朝茵賦曰朝茵者世謂之木

推或謂雖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廣雅曰亮造化之

若茲吾安取夫父長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痛靈根之

夙隕怨具尔之多喪靈根祖祢也具爾兄弟也南都賦曰

遠具爾箋曰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悼堂構之

隕瘁愍城闕之丘荒尚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親彌

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令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

爾雅曰咨嗟也芒芒猶夢夢也毛詩曰民今方傷懷悽其

多念戚貌瘁而歔歡蒼頡篇曰瘁憂也瘁與悴幽情發而

成緒滯思叩而興端舞賦曰幽情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

而為言毛詩曰自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

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充滿於堂盈衍於宇何往而或宜

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半平声協韻說文曰冥窈信松

茂而栢悅嗟芝焚而蕙歎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巫

俱死栢悅蕙歎蓋以自喻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脆促不殊譬

水同波而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此路即死路也

無異瀾也

車覆後啓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

予手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顏賦曰聊以娛情方術

也日思往設之人多在類也狀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

獲怡爾雅曰怡樂也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今

形聲既亡故尋其響象魯靈先歿賦曰忽矇眇以響像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

翹茂盛貌毛詩曰翹翹錯薪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言春秋與

亡異時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節同時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

而意逐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伍子胥曰日暮塗親

落落而日稀交靡靡而愈索落落貌索協韻所格切顧舊要於

遺存得十一於千百舊要猶久要也遺餘也言顧久要於

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樂隕心其如忘哀緣

情而來宅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隕猶遺也託末契於後

生余將老而為客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

間忽如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

孔子作春秋妙思自出精浮神淪忽在世表表外也言精

在世之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寤覺也大暮猶長

理雖則長短有殊終則同歸一揆言覺斯理則晚死者何

足矜早夭者何傷也繆熙伯挽歌曰大暮安可晨寐猶死

也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攬言既寤之則

除豈能亂我情乎言不足亂也毛詩曰日感秋華於衰木

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言達人志混齊死

生今反感木寒之秋華悲豐草之零露是乃在殷憂而不去何云識道乎言未識也毛詩曰零露園兮又曰在彼豐草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萇曰遠去也法言曰委入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殷深也

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言將養生而遺棄也周榮也爾雅曰將順

之大德曰生聖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言解世俗

之心累於末聊優遊卒歲以娛老年莊子曰解心之繆去

德之累容動色治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

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優遊已見上文

懷舊賦一首

并序懷舊賦者懷思也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咸榮緒晉書曰岳

岳揚肇碑曰肇字秀初榮陽人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

封東武伯薨謚曰戴侯音毗

言岳有名譽為肇所知漢書曰官皇帝知名者賈弼之山

公表注曰揚肇女適潘岳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戮

力同心申之以婚姻爾雅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賈弼

之山公表注曰肇生潭字道元太中大夫次韶字公嗣射

聲司馬臣松之注魏志引劉曄傳曰揚暨字肇晉荊州刺

史子潭字道源不幸短命父子凋殞論語哀公問孔子第

次韶字公嗣不幸短命子孰為好李孔子曰

有顏回者不幸短命也私艱謂家難

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尋役謂不歷高丘之山者九年于

茲矣陸機洛陽記曰嵩高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

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洛陽記曰大興在開陽門

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

柱飛去光武使視之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為楚辭曰

不能復陵晨風凄以激冷夕雪曷以掩路也掩覆也

含冰以滅軌水漸軻以凝涸顏延年纂要解曰車跡曰軌

軻支輪木也廣雅曰漸漬也字林曰疑冰也杜預曰五閉也塗艱屯其難進日晡晚而

將暮周易曰屯難楚辭曰仰晞歸雲俯鏡泉流傳殷七激

溯遊風西都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山海經曰太室之山

賦曰鏡清流今在陽城縣西漢書曰太室嵩高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

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惚名嵩也北征在河

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對曰有

嵩南郡圖經曰嵩丘在縣西南十五里東武託烏建瑩啓

壽如淳漢書注曰瑩冢田也巖巖雙表列列行楸崔豹古

於墓爾雅曰楸大而散楸郭璞曰老乃皮麗散皆為楸望

彼楸矣感于予思尚書曰子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

嗣墳壘壘而接塋松森森以攢植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

其墳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森一作松栢梧桐以識

何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異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

根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毛詩曰總角承奉也楚

辭曰聞赤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史記讓曰智伯以

士報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

德之有鄰毛詩曰君子偕老家語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

不孤必今九載而一來空館閱其無人周易曰聞其戶闐

靜陳菱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為薪鄭玄禮記注曰宿草陳

皆說文曰步庭廡以徘徊涕泣流而霑巾周禮曰廡堂下

子泣然流涕張平子四愁詩曰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以

側身北望涕泗中泣胡大切劉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

達晨毛詩曰展轉伏枕漢書曰劉獨鬱結其誰語

於斯文楚辭曰遭沈濁而汚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賈弼之山公未注曰任有韜世之量與余少

而歡焉黃雅曰韜藏也言度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後漢

書曰姜肱與二弟仲不幸弱冠而終並已見上良友既沒

何痛如之支生孫卿子曰夫人必將擇良友而友之如其

妻又吾姨也曹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父子適任護爾雅

姊曰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家語曰女年十五有適

頽左氏傳注曰婦人在室則父天出則夫天喪服傳曰父

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蔡伯喈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將

言歸於孤女藐焉始孩潘岳集任澤蘭哀辭曰澤蘭者任

余聞而悲之遂為其母辭左氏傳晉獻公使荀息侍奚齊

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大夫其若之何注曰言其幼

雅與語子縣藐廣雅曰藐小也字林曰小兒笑也孟子孩

提之望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間始

則曰子生三月孩兒名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

也尚書曰不忍荼毒孔昔阮瑀既歿魏文悼之並命知舊

作寡婦之賦魏文帝寡婦賦序曰陳留阮元喻與余有舊

命王繁等余遂擬之以叙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

禍難不由誠信也爾雅曰忱信也 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切怛以摧心伶俜

貌編孤謂喪父也古猛虎行曰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鄉

伶力丁切俜匹成切毛詩曰勞心忉忉又曰勞心怛怛又怛怛猶忉忉也 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音謂寒泉

存也蓼莪謂父母俱亡也毛詩曰爰存寒泉在浚之下有

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蓼音俄情長感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長笛賦曰

陸莪音俄能閑居兮曹子建應 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於高族毛

詔詩曰長懷永慕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慶雲喻父母也史記三若

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楚辭注曰慶雲喻尊顯君子顧葛

謂夫也毛詩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詩傳曰渥厚也 齒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託

詩曰南有樛木葛藟之毛葛曰木下曲曰懼身輕而施

樛絜猶蔓也藟力水切樛居虬切絜力追切重兮若履冰而臨谷曹植鸚鵡賦曰怨身輕而施重恐往

而德薄若履冰而臨淵毛詩曰惴惴小遵義方之明訓兮

心如臨于谷又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憲女史之典戒蔡邕素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奉

流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蒸嘗以效順兮供洒掃以彌載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萇詩傳曰洒灑

曰女於大夫曰備掃灑毛萇詩傳曰灑掃也又曰教成之

同班婕妤好自傷賦曰供灑掃於帷言而心痠毛詩曰願言思伯使我心何遭命之奇薄兮

帷永終死以為期爾雅曰彌終也天禍之未悔魏文帝善哉行曰自惜奇薄少離高缺爾雅

言天降禍于己未有後悔之心也左氏傳曰天其悔禍于我榮華曄其始茂兮良人忽

以捐背楚辭曰及榮華之未落王逸曰榮華喻顏色也孟

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馱酒肉而後反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孔安國曰捐棄也靜

闔門以窮居兮塊然獨而靡依丁儀妻寡婦賦曰靜閉門

易錦茵以苦席兮代羅幃以素帷丁儀妻寡婦賦曰刷朱

博相子新論曰吾謂楊子曰君數見乘輿錦繡茵席禮記曰父母之喪寢苦枕塊爾雅曰蓋謂之苦注茅苦也江東

呼為蓋楚辭曰蒟阿拂壁羅幃張爾雅曰幃謂之帳命阿

保而就列兮覽巾策以舒悲列女傳曰齊孝孟姬曰后妃

其房列之位也口嗚咽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韓詩外傳

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家語曰公父文伯卒其妻

妾行哭失聲丁儀妻寡婦賦曰涕流迸以淋浪字書曰迸

散走也愁煩冤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誰告言告誰也

曰含慘悴其何訴抱弱子以自慰土祭寡婦賦曰時曖曖

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

西頽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曛雀羣飛而赴

楹兮雞登棲而歛翼秦嘉贈婦詩曰啾啾雞雀羣飛赴楹

為襟鑿垣而棲為柵棲雞宿處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裯

以歎息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毛詩曰抱衾與裯思纏絲

以替亂兮心摧傷以愴惻張昇與任彥堅書曰纏絲思好

或又曰心悶替之也也王曜靈曄而遶邁兮四節運而推

逸曰替亂也替莫遶切曜靈曄而遶邁兮四節運而推

冬曰四時時名一節故言四時遄速也天凝露以降霜兮木也古曆九秋篇曰寒暑推移遄速也

落葉而隕枝毛萇詩傳曰隕墜也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

曹植九詠曰葛蔓滋兮冒神宇廣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廓也楚辭曰靈衣兮披披退幽悲於堂隅

兮進獨拜於牀垂楚辭曰日暮黃昏嗟幽悲王粲神女賦曰登遊對兮倚牀垂耳傾想

於疇昔兮目仿佛乎平素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楚辭

曰時髣髴以遙見曹植任城王誄曰目想宮城心存平素字林曰仿相以也佛不審也素昔也言平生昔日之時也

雖冥冥而罔覲兮猶依依以憑附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

小雅曰憑依也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丁儀

婦賦曰痛存亡之異路將遷靈以安厝之龍輜儼其星駕兮

飛旒翩以啓路丁儀妻寡婦賦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旒禮記

有龍輜鄭玄注曰龍輜畫轅為龍也說文曰輜喪車也音而毛詩曰星言夙駕禮記曰孔子之喪公西為志焉設旒

夏也然旒喪柩之旌也爾雅曰廣幅曰旒輪按軌以徐進

兮馬悲鳴而踟顧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楚辭曰僕夫悲

通渠潛靈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殷憂見上文毛詩

結之靡訴言無所告訴也晞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丘墓察机筵其

晞存而不覩其人說文曰晞望也廣雅曰晞自仲秋而在

疾兮踰履霜以踐冰丁儀妻寡婦賦曰自銜恤而在疾履

人喪曰疾鄭玄毛詩箋曰在憂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

而夙興丁儀妻寡婦賦曰風蕭蕭而日勁雪翩翩以交零

疾風雷泠泠以夜下兮水漣漣以微凝丁儀妻寡婦賦曰

疾貌

濂濂而晨結說文曰雷屋水流意惚恍以遷越兮神一夕

而九升老子曰惟郢路之遼遠魂一夕而九逝庶漫遠而哀降

兮情惻惻而彌甚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陵浸遠願假夢以通

靈兮目炯炯而不寢陳琳神女賦曰儀營魄於髮髯託嘉

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楚辭曰去白日之

流枕丁儀妻寡婦賦曰泣血泫然交橫而下亡魂逝而

永遠兮時歲忽其道盡丁儀妻寡婦賦曰神爽絢其日永

容貌儻以頓頽兮左右悽其相慙家

鸚鵡曰容貌慘以顛頽丁儀妻寡婦賦曰頽頽貌

對左而掩涕洞蕭賦曰桀跼蹙博儻感三良之殉秦兮

甘捐生而自引毛詩春風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

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

也杜預曰以人從葬為殉妻言願亦如三良死從於夫也

謂王嘉曰君侯宜引決鞠稚子於懷抱兮嗟低徊而不忍

王祭寡婦賦曰欲引刃以自裁顧弱子而復停史記曰楚

懷王稚子蘭毛詩曰毋兮鞠我出入腹我毛萇曰鞠養也

鄭玄曰腹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隕韓詩曰謂余

靈脩而殞志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皇穹

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

翼周易曰利涉大川楚辭曰江河廣而無上瞻兮遺象下

臨兮泉壤象謂形像也以其窈窕兮潛翳心存兮目想魏

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心存目想奉虛坐兮肅清愬空宇兮曠朗諫字廓

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丁儀妻寡婦賦曰賤妾莞莞顧影

為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語

聲子曰椒舉奔鄭緬然引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

西頽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春與秋兮代序毛詩曰頽墜也霜被

庭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韓詩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魏文帝

閻闔兮驚悟兮無聞超愒恍兮慟懷方言曰怛痛也怛覺

有怛已慟懷兮柰何言陟兮山阿爾雅曰大墓門兮肅肅

脩壟兮峨峨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孤鳥嚶兮悲

鳴長松萋兮振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結兮交

集淚橫流兮滂沱楚辭曰鬱結紆軫兮又曰滂流交集班婕妤好自傷賦曰雙淚下兮橫流毛詩曰

涕泗蹈共姜兮明誓詠栢舟兮清歌毛詩序曰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早死

其妻守義父母欲奪終歸骨兮山之存憑託兮餘華好自

傷賦曰顛顛骨於山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毛詩

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

不許注共伯偃侯之世子也曹植文帝詩曰願投骨於山

廷報思養於下庭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曰鬢彼

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佗毛萇曰矢誓也之至也言至

已之死信無佗心恨賦意謂古人不稱其情皆飲恨而死也江文通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祖

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自以孤賤屬忘
篤學泊於強仕漸得聲譽嘗夢郭璞謂之
曰君借我五色筆今可見還掩即探懷以
筆付璞自此以後財思稍減前後二集並
行於世卒贈醴泉侯謚憲子宋桂陽王舉
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為金紫
光祿大夫卒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爾雅曰試用也毛詩曰野

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注兩手曰拱古人生到此天道

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列女傳趙津吏女歌驚直念

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帝太后不謹幸

部嫪毐茅焦上諫始皇按劍而西削平天下同文共規禮記

坐戰國策蘇代曰伏軾而西華山為城紫淵為池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因河為

淵徑北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鼉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

日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紀年曰周武王三十七年伐紂

八駿之乘乃一旦魂斷宮車晚出史記王籍謂范睢曰官

可知也常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

為晏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思故鄉作山木之嘔聞者

莫不隕涕高誘曰趙王張敖秦滅趙虜王薄暮心動昧旦

神興楚辭曰薄暮雷電高唐賦曰使別豔姬與美女喪金

輿及玉乘杜預左氏傳曰昧旦不顯置酒欲

飲悲來填膺漢書曰上置酒沛宮鄭千秋萬歲為怨難勝

戰國策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寬

漢書武帝天漢二年李陵為騎都尉頭步卒三千出居延

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弓矢並盡陵遂降孫卿子曰

功廢而名辱拔劍擊柱漢書曰漢高已併天下尊為皇帝

弔影慙魂春秋曰君子獨寢不慙於魂情往上郡心留鴈

門漢書有上郡鴈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漢書曰常惠教漢

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蘇武等在其澤朝露溘至

握手何言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人自苦如

太息漢書元帝竟寧元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掖

文穎曰木南郡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

者起昭君喟然而嘆越席而起乃賜單于石崇曰王明君

本為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戰國策曰樊於期仰天太

息流紫臺稍遠關山無極紫臺猶紫宮也古樂府搖風忽

起白日西匿爾雅曰楓謂之風音扶與松同登樓

而西隴鴈少飛代雲寡色漢書曰凡望雲氣勃望君王兮

何期終蕪絕兮異域鬻子曰君王欲緣五常之道而不失

人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東觀漢記曰馮衍字敬通明

漢書曰高后怨趙堯乃抵堯罪馮衍說陰就善曰衍翼先

事自歸上書報歸田里漢書曰時多上書言使且輒下蕭

望之問狀下者閉關却掃塞門不仕司馬彪續漢書曰趙

或罷歸田里張昭稱疾不左對孺人顧弄稚子禮記曰天子

朝孫權恨之土塞其門杜預左氏傳注曰脫

夫妻曰孺人推脫略公卿跌宕文史揚也賈逵國語注曰

子見寡婦賦叙齊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略簡也楊雄自叙曰齊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曰雄為人跌宕叙齊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

冥鷓鴣詩曰春西路而長
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

書曰嵇康拜中散大夫東平邑安家事繁獄豐閱之始安

帝孫穆王林女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濁醪夕引

素琴晨張嵇康與山巨源書曰濁醪一盃彈琴一秋日蕭

索浮雲無光鄭玄禮記注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

青霞奇意志言高也曹毗臨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素籟

流於森管漢書武帝李夫人賦曰釋輿馬於山椒奄脩夜

之不暘張衡司徒呂公誄曰玄室冥冥脩或有孤臣危涕

夜彌長孔安國尚書傳曰暘明也音陽

孽子墜心孟子曰瓜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登

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遷客海上流戍隴陰乃徒蘇武北

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

海上無人處使致抵羊史此人但聞悲風汨起血下露衿

記曰妻敬齊人也戍隴西

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幼無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

但聞秋風鳴條則傷心矣毛詩曰鼠思泣血尸子曰曾子

每讀喪禮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廣雅曰茹食也又曰

泣下露衿若迺騎疊跡車屯軌此言榮貴之子車騎之多也吳都賦

王逸曰黃塵帀地歌吹四起山陽公載記曰賈謝鳴鼓雷

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論衡曰人之死也猶火之滅

火滅而耀不照已矣哉孔安國尚書傳春草暮兮秋風蘆

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道

雍門周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

已平墳墓生荆棘孤免完其中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

吞聲論語子曰自古皆有死張魚與崔元

別賦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黯失色將敗之貌言黯然魂將

守形魂散則形斃令別而散明恨深也說文曰黯深黑也

况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遠別恨必深故舉以為况

也文子曰為絕國殊俗立諸侯以教誨之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暫起二言此

逾切恨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風蕭

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尚

漫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

凝止也毛詩曰周道逶遲擢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楚

曰穢齊揚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常誕詩曰旨酒

朱華毛萇詩傳曰御進也論曰鼓瑟者於絃設柱然瑟有

柱以玉為之袁叔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余陳玉柱之鳴

箏楚辭曰涕居人愁卧恍若有亡鮑昭東門行曰居人掩

潺湲兮露軾有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軒檻見紅蘭之受露望

青楸之離霜巡層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層重也空息

京悲涼也典略曰衛夫人南子在錦帷知離夢之躑躅意

中廣雅曰惟幙帳也纂要曰帳曰幕別魂之飛揚馳錄切曹植悲命賦曰哀魂靈之飛揚故

別雖一緒事乃萬族孔安國尚書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

軸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為龍後漢書明德馬皇后曰前過

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焞燭翠盖空踟躕尚書大傳曰未

命為士不得朱軒鄭玄曰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

也魯連子門客謂陳帳飲東都送客金谷漢書曰高祖過

無字曰君車衣文繡

漢書曰疎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公子廣為太子太傅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公子廣吾聞知是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廣遂退稱疾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十兩辭決而去蘇林曰長安東都門也石崇金谷詩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大僕卿出為使持節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待征西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余與眾賢共送澗中

人琴羽張兮甘泉賦注曰聲細不過羽漢武帝秋風辭曰蕭鼓鳴兮發權歌古詩曰燕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上春驚駟馬之仰秣淵魚之赤鱗言樂之盛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瓠巴鼓瑟而六馬仰秣成公綏琴賦曰伯牙彈而駟馬仰子野揮而玄鶴鳴造分手而銜涕感寂漠而傷神謝宣遠送王撫軍詩曰分手東城闥乃

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漢書李陵曰臣所將也邊者奇材

少年慕其行雙朝國趙則吳宮燕市史記曰聶政者軹深井

亦輒為報雙朝國趙則吳宮燕市史記曰聶政者軹深井

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郟嚴仲子告聶政而言臣有仇聞足下高義故造百金以交足下之驩聶政拔劍至韓直入

上階刺殺俠累又曰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

子故言趙則又曰專諸者棠邑人也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酒既酣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既至王前專

諸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又曰荆軻者衛人也至燕與高漸離飲於燕市旁若無人後荆軻為燕太子丹獻燕地

圖圖第匕首見因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拔血相

以匕首堪秦王因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拔血相

視伏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曰訣史記曰今太子請辭訣矣鄭玄毛詩箋曰往矣決別之辭訣與決音義同廣雅

見恨賦拔也泣血已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荆軻遂發就車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言銜感恩遇故効命於一劍非買價

於泉壤之中也尉僚子吳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
起曰一劍之任非將軍也
燕丹太子曰荆軻與武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鼓鐘
並發群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戰國策曰武
陽色變史記曰聶政刺韓相俠累死因自破面決眼屠脹
而死莫知其誰韓取政尸暴於市能知者與千金久之莫
知政姊曰何愛妾之身而不揚吾弟之名於天下哉乃之
韓市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軹深井里聶政自殺於尸旁晉
楚齊聞之曰非獨政之賢乃其姊亦烈女或乃邊郡未和
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夫哀莫大於心死
負羽從軍司馬相如檄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曰有障徼曰邊郡服虔曰士負羽揚子雲羽
獵賦曰蒙楛負羽挾遼水無極鴈山參雲水經曰遼山在
遼水所出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鳥所生在鴈山鴈出
其間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謝承後漢書劉詡曰程
夫人富貴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薰香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
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煜楚辭曰經堂入與

朱畫承塵也或曰朱塵紅塵楚辭曰芳菲非芳襲人易通
卦驗曰震東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出震此正氣也司馬
遷注曰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露羅裙言當盛春之
時而分別不
急也左氏傳趙盾曰括君趙氏之愛子至如一赴絕國詎
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趙姬文公女也
相見期琴道曰雍門周以琴見蓋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
琴亦能令悲乎劉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離
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臣為一揮琴而太息視喬木兮故里
不有不懷陰而流涕者絕國絕遠之國
決北梁兮永辭王充論衡曰晴喬木知舊都孟予見齊宣
王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
臣之謂也臣非但見其高大樹木也為有累世脩左右兮
德之臣也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決北梁兮永辭
魂動親賓兮淚滋蘇武詩曰淚可班荆兮贈恨唯罇酒兮
叙悲方氏傳曰楚聲子與伍舉俱楚人舉將奔晉聲子將
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而坐相與食蘇武詩曰我有
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
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涓毛詩曰居河之涓爾又

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漢書有淄川國又河內同瓊珮之

晨照共金爐之夕香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朝將

君結綬兮千里惜瑶草之徒芳結綬將仕也顏

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幾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長安語

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寔曰灵芝山海經曰姑瑤

實如兔系服者媚於人郭璞曰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

流黃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筒中帟何以報之流春

宮闕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月光毛詩曰闕宮有恤毛長

夏簟清兮書不暮冬缸休玄擬古詩曰羅帳延秋川

兮夜何長張儼席賦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夏織錦曲兮

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織錦迴文詩序曰竇滔秦州被

蘇誓不更娶至沙漠更娶婦蘇氏織錦儻有華陰上士服

食還山列仙傳脩羊者魏人也華陰山下石室中有術既

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方言曰寂守丹竈而不顧鍊金

鼎而方堅南越志曰長妙郡洺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

也抱朴子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九轉丹內神鼎

其志方駕鶴上漢驂鸞騰天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

接上嵩高三十餘年後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

我緱氏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望之不能得到舉手謝世

人數日去柯於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鶴

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所憇於此張僧鑒豫章記

曰洪井有鷺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鷺所憩處也鷺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過處

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曰一舉而千里吾猶未之能今子始

至於此乃語窮豈不陋哉馬明先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即遊於安息西海之際憶此未久已

二千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謝文曰下有芍藥之

詩佳人之詞詩溱洧章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氣淫風

以芍藥注芍藥香草也箋曰伊因也士女往觀因相與戲

謹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與芍藥結恩情也漢書李延年

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桑中衛女上宮陳娥衛陳二國名也毛詩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於淇之上注桑中淇上上宮所期之

地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已也此我期於桑中要我於上

宮期我於淇水之上又竹竿章衛女思歸適異國而不見

答思而能以禮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笈云行道也女

子之道當嫁耳不以答遠婦道也又燕燕章衛莊姜送歸

妾也注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子莊公

麋子完立而州呼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送於春草碧

野作詩以見已志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

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楚辭曰子交手兮東至

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陸雲芙蓉詩曰盈盈荷上露灼灼

海得玉珪碧色圓如日如明珠遊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

月以自照目達幽冥明月白露先陰往來與子之別思

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賦曰百種千名有別

必然有怨必盈蔡琰詩曰心吐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齧

亦互文也左氏傳衛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漢書曰

太子禱曰無折骨子淵揚雄字子雲漢書曰嚴安臨淄人也徐樂燕無

終人也上疏言時務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為郎中金閨

之諸彥閑臺之羣英金閨金馬門也史記曰金門官者署

弘等待詔金馬門蘭臺臺名也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賦

是也論衡曰孝明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賦

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史記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
閑辯爽也文難施齊人為諺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
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彫龍
若彫鏤龍文故曰彫龍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文選卷第十六

